東選品節 末
記 序上

東選品節

記

觀海樓記 ○金宗直 鐵城之南崖有樓焉距海之湄不尺不咫嵬然翼然若
蜃氣結構而騰空与極東樓隔海相望縣大夫李侯貴美所重
新也凡南裔之邑岸大海爲樓臺者不可以一二數然其俯視溟
渤無若斯樓之襯切焉成化十一年鈴平尹相公受命觀風于辰韓
之墟穰褕奐蕩遵海而南旣拜節于是登臨四顧是日也颶母屛
氣天日褰開波濤妥帖一碧萬里旌纛旖旎鼓角清雄魚龍鷗
鷺遊躍翔集相公神怡心曠混希夷超鴻濛彷彿与安期生羨
門子附肩以遊平生雲夢彭蠡之胸襟益以恢拓於是乎咏歌書

觀海之語命爲樓扁且題二十八字以形容今日之太平旣而巡至天
嶺語及于某而俾爲之記某再拜而復於公曰斯地之雄勝萬古
如一日然而朝代或有隆衰而人心之憂樂繫焉某少時薄遊山岩
海濱嘗登是樓而望之其東則合浦乃元之征東元帥府也忽敦洪
茶邱狐假虎威憑陵縱虓湖南數千里亦被椎剝造戰艦督軍
餉此爲徵輸之途民物騷然其南則巨濟也自新羅爲重鎭逮
至麗季累經兵變人烟一空魑魅所宅卷土而僑寓內地者幾百
餘年當此之時又焉有斯樓哉雖有之觀登而樂之者誰歟厥
今聖明重熙累洽農桑樂業海徼尤盛合浦轅門貔虎如林投
石援距人思一戰巨濟舊壤流亡復還戶口倍增更成樂土戍海

諸營星羅碁布黃龍五牙檣帆匝海其西之彰善其北之
海平牧馬成群雲錦繞山當此之時登斯樓也把酒臨風雖欲
不樂得乎而況相公節鉞所指山嶽動搖一喜則一道均蒙其慶
一怒則一道俱怵於威春陽秋露生乎造次乃今覽物興懷歡
愉舒暢而海涯之草木禽獸皆被顧眄降錫斯樓之嘉名
而聖賢立言之微旨隱然寓於其中古人弛張之道君子誘導
之方斯可謂之兩得也已矣噫異時樓之成毀不可以逆覩然而
觀海之稱直與山海同其久長樓名之不朽即公名之不朽也李
侯與其亦獲忝緣托名於斯樓幸孰大焉○環翠亭記昌慶宮之
後苑有新亭曰環翠直通明殿之北奧岡巒體勢旁據側

展長松萬株環擁而立又植密竹數千挺以補其隙前臨大池結
構參差翼鱗碧鏤莎堦苔毯相助為翠微之氣自通而遠
則崇墉之外有闤闠闤闠之外有郛郭郛郭之外有巖岫終南
之烟雲東郊之草樹攢青抹綠爭效奇於欄楯之下者千萬其狀
此亭之所以得名也然其所以為人主燕息之所則實在彼而不在
是焉是亭也歷九闕之阻聯六寢之邃幽靚寒閑高明爽塏
蓋其地自祖宗置離宮以來儲祥畜祉秘而不發幾至九十餘年
適遇我 殿下堂構之秋而倏然有成豈非有所待而然耶退朝
清讌之餘往往布玉趾以登法宮之仗一切屏去服夏后之衣虎光
武之憤怡神澄慮与道為謀至若青陽和暢草木敷榮則感乾

坤生物之仁而瘐癃鰥寡何以無飢薰風南來畏景爍空則咏帝
舜解慍之操而滿壑清風何以均施黃茂在候萬寶告成則曰吾
民什一之斂不可過制也滕六屑瓊沍氣熱衣裘則曰吾民皸瘃之
肌不可更勞也凡四時之景一經于宸眼者皆取以爲發政施仁之
資不啻是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然則一弛
一張之具亦所不廢如欲紬經而質疑鴻碩之儒可以並召如欲選
射而觀德決拾之士可以耦進于以從容顧問于以講習武備何莫非
君國子民之嘉猷偉範耶此我 殿下作亭之深意而中和位育之極
功是可以馴致也昔宋孝宗營翠寒堂於禁中嘗召趙雄王淮
等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帝曰松聲甚清遠勝絲竹

夫孝宗宋之賢主也平時無燕遊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而乃建斯堂觀不啚安佚而拳拳於延訪宰輔以防壅蔽之害其英風雅度至今煒然於簡策之中今我 殿下聰明仁聖遠過孝宗而斯亭之設偶與之同前後聖賢規模制作異世而同符吁可想已彼芙蓉優曜之時壯觀於上陽凝思韶芳之葺重煥於未央皆為遊畋逸豫之倫耳烏足為今日道哉誠願 殿下毋怠毋荒永肩一心每登眺之際深懼玩愒之易流而必以懷保小民為祈天永命之實如上所云則我朝鮮億萬世無疆之休寧不在茲乎臣敢以是為獻○

暎湖樓重新記

暎湖永嘉之名樓也其江山瑰偉之觀雖或讓於晉之矗石密之嶺南然而同據洛水之上流在南山曰觀水樓在一

善曰月波亭殆不能与斯楼争甲乙焉高麗恭愍王避红巾南
奔駐蹕于州遊是楼而樂之既還都御書延手寫楼額三大字
以錫州人通判申子展增大楼制以揭之至今輝映于甍棟間此則
矗石嶺南之所無有也子展之作距今百有餘年其間守宰豈無
治其楹桷板檻之腐撓者蓋瓦級甎之穿缺者然人心不同曲循
人事者苞苴同遺之爲急徒守規模者簿書期會之不暇誰肯
用力於修葺廢墜以漂吾所畜之財用乎楼之日以頹圯無足怪
已吾同年齊安金侯崟由御史中丞綰左符于茲未數年政通人和仍
歲穰熟且以田贓獲之訟一道之人投牒監司願歸于侯侯無當二
分之際夙夜裁決伸者負者俱滿其意由是收贖之錢布充溢

歸藏侯於是謀諸吏民改搆斯樓基地則因舊而尋引丈尺頗
有增損其崇廣頓加三之一至其赤白之飾金泥之牓亦煥耀改觀
才閱數月而厥功已就州民耆幼瞻仰咨嗟咸以為神焉越明年
春侯抵書於僕曰願有述僕輒不自揆竊喜与淡菴牧隱二老
聯名其間遂操觚而嘆曰侯之為政廉平不苛動以法度其視曲
徇人事者不啻若狗彘其視徒守規模者不啻若僕隷吏民
愛而敬之如見龔黃於千百載之下其為一樓而興功豈不有
餘裕哉況古來稱淳厚之俗無如是州其民可以易使乎況是
樓之修非為逸遊也非為後世名也只毋墜舊規而止乎抑僕益
有所感矣昔成化初身屬櫜鞬從事于蔚山戎幕凡二期嘗

以事往来是州非一二遠至則必登是樓徜徉瞻眺其東三十里即青昆之境也沙麓祥雲藹藹屬天直与周室有部之慶同其父長其北十里則瓶山也逆萱千騎拖于險阻遂至崩奔偽將授首王氏之義氣大振于東南此戰爲之兆也西望豐岳袁元達之先順後悖不得与六太師共享功名南望葛郡山蒼翠撐空其烟雲草木宛帶金生學書揮灑之餘鵲鳥徙倚既倦必泛舟信棹容与碕曲渚溯洄上下或至夜分興盡而旋凡樓之勝賞左右逢原而所得者多矣今已三十餘年尚耿耿往来于胸中也倘使侯之大滿獲遂余南還之計則當以單僮匹馬再遊湖上与侯登樓話舊且賦詩以續夫州民之興頌云。

讀書堂記

。書偉 建大廈者務養梗楠

杞梓之材於數十百年必待昂霄聳壑然後取爲棟樑之用適萬里者豫求騂騮騄駬之種必豐其芻豆整其鞍韉然後可達遐遊之遠爲國家者豫養賢才亦何以異於此讀書堂之所由作也恭惟本朝列聖相承文治日臻世宗大王神思睿智卓越百王制作之妙動合神明以爲典章文物非儒者莫可共定博選文章之士置集賢殿朝夕講劘治道又以爲研窮義理之奧妙博綜群書之浩穰非專業莫克始遣集賢文臣權採等三人特賜長暇於山寺任便讀書季年又遣申叔舟等六人使得優遊厭飫大肆其力 文宗繼緖篤志儒雅又遣洪應等六人給暇於是人才之盛極於一時述作之美侔擬中華

今上即位首開藝文館復古集賢之制日御經筵覃精文籍
尊崇儒術育養人才視舊有加歲丙申復用 祖宗朝故事命
蔡壽等六人 賜暇今年春又命金勘等八人賜暇就藏義寺讀
書饔人致饌酒人設醴時遣中使錫賚便蕃仍 教政院曰宜於
城外擇地開堂以為讀書之所政院覆啓龍山小菴今係公廨
棄之矣脩而葺之爽塏幽曠藏脩遊息此最為宜 上可其請遣
官董役閱兩月而成凡為屋僅二十間而夏涼冬燠各具其所於
是賜額曰讀書堂 命臣為記臣竊惟詩之旱麓曰愷悌君子遐
不作人〻才之興繫乎上之人作成如何耳苟善養之濟〻多士王國克
生不善養之國無其人誰與爲理若徒慕養士之名而苟焉取之

鷄鳴狗徒之流竊吹其間可不謹哉三代人才皆由庠序而成周
造士之法最為詳密若漢之翹材唐之登瀛皆苟得一時之名雋
足議為也惟我國家涵養百年教化開導之方獎勵養成之
規實与成周造士之法相為表裏而泮宮玉堂之外又有養賢之
所擇之精而遇之厚其与詩之每食無餘不承權輿者為如何哉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傳之者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今日之
假館致餼無与治道也萬機之繁特紆宸念似若不切於事也
然他日經綸治道黼黻王度者未必不由此輩而粉飾太平澤被
生民其功利之及於遠者蓋不可量也譬諸楩楠杞梓驊騮騄駬
之收用於一時者豈不萬萬乎哉而 殿下之急先務者高出於前代

矣夫然則應是選者可不思副 聖上樂育之恩耶聖人之道布在
方冊經之淵深諸史之異同百家之浩汗必將包羅該括涉其流
而撮其精觀其會而舉其要極其博而歸於約然後能深造之
而逢其原矣皇王帝霸之道禮樂刑政之本修齊治平之要舉
在於此施諸事業在強勉耳董子所謂強勉學問則聞見博
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者可見其效矣徒取糟
粕以為記誦之資組織綺麗以為聲律之文以誇世而衒俗則非
朝廷儲養之意也嗚呼學文之切貴乎變化今日讀一書猶此人
也明日讀一書亦猶此人也雖大亦奚以為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又
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不勉之哉 金馹孫 吾友權

子汎為縣三年新其客館之西序而軒之請記於余〻告子
汎曰先名而後記可乎盍名之曰癡軒子汎請癡之義余笑而不
應子汎殊不得意久乃敢告之曰王叔癡王椽癡隱德之癡也黠
癡妬癡巧者之癡也文而為書癡武而為虎癡才絶而癡也斷柸中
物者癡了官事者亦癡古之以癡名者不一而子之癡亦不一而足世人
慧於辭子獨癡其言發而觸忌世人便於貌子獨癡其動止使人
生憎世人巧於進取得一資而患失之以棱理清班自貶為僻縣之
监此則癡於仕也世人捷於應務臨民則先名奉上則先譽子獨
頹然坐嘯齋閣聾豪猾撫鰥寡為心而拙於催科此則癡於政
也世之為吏者皆者以勞民為辭視館宇之弊而任其撓壞自著

行間之說辨者峻宇雕墻無不為已不知為土木之妖而大馳勤幹
之聲子于堤修葺契宇既不為勞者又不能為辨者役遊乎不
欲勞民而反勞心此則作事之癡也合子之癡而扁之於此軒當矣子
況曰以癡嘲某則當矣以某之癡辱之於公館則不可曰噫天地間
萬物皆造物主之達而觀之則何物非公若倚著一物則無非私也
苟私之則一縣之物為六期之私物公之則一身一家百年之公物耳
柳宗元猶能愚柳之溪今豈不可癡堤之軒乎夫癡者愚之轉也
又轉則為拙顏之愚柴之愚甯武子之愚皆見稱於孔門而周
茂叔之拙至於刑清弊絕然則以癡名軒非軒之辱乃軒之榮也得
癡縣監造物者亦幸於此軒矣世之以智巧名者雖欲為此軒亦

不可得矣子泯曰吾將守癡以終身既乃語之曰子盖之不徑不竇何如孔子之微服過宋呂端之糊塗似癡也而其鎖王繼恩則事君不癡也司馬伯康兄弟脚踏實地平生無偽而賂遺師以謀僕人事親不癡也易尚奇禮尚變古之賢聖適度而能通此類不一子又不可專守癡也子泯曰吾厭世之巧而欲守吾之癡若子之言未免於火中而恐吾之癡駭矣余笑曰子誠癡矣子泯瞪目不荅倚軒而睡區

亭記

金海古國也多奇迹今府使崔侯弦枔為辦既新燕子樓既所以貴歸古國之文物者無所不用其極直樓之北婆娑塔之南鑿方塘引虎溪之水而匯之築假島於波心以為漸臺架屋其上葺茅而亭之橫波設略彴種魚種蓮雜水禽鳧鷖鵁鶄之

類而對浮沉焉以小舸載妓樂中流棹歌作凌波之辭侯常邀賓
客樂飲而援搖焉人視之若水仙然鏡面澄澄平凝漫皺樓觀城郭
峯巒樹木星日雲物莫不倒影於其中而離焉其大半畝而渟滀演
漾涵混太虛侯請名於左相魚公公以涵虛為名余自道州來省祖
塋暫休于塋傍別墅侯就訪仍邀我入城觀所謂涵虛亭者而記
之衰病殘生支離在世山冠野服江湖其適也自以怯城市澁毫楮為
辭辭不獲則請侯遂記之侯曰諾水性同流無滯而體則本虛虛故能
涵物一有潢潦濁流浮苴潭梗於其流而汨其性則安能涵得如
許哉夫人之一心用則動而無窮體則靜而本虛虛故具五德而備
萬物天地日月皆吾方寸中物也一有邪思干其方寸則失本體之虛

而爽萬事之用應乎心而達乎政莫非汚下矣公除吏散群囂
頓息岸巾登亭風月傀清水涵虛耶虛涵水耶魚公之命名於
是為稱而崔侯樂之亦知其非常流也請侯燕坐靜觀澄其心清
其慮以求本體之虛然不查滓不紛累吾之胷次由是而天淵飛躍
之妙亦可以理會契契矣若夫尚清虛風雅務稱誉於過客則非所
知也吾衰且病安能一憑水檻觀天光雲影之徘徊挹其清而尋
活水之源乎遂書涵虛之景以歸崔侯

○二樂樓記

自中原東行向於嶺
其間山水之可樂者不一過黃江壽山而驛行盡清風境踰一站入
丹陽界得長會院按轡其下漸入佳境忽見積石斗起攢峰疊
翠迷左右眩東西雖巧曆莫能較也崖開峽拆一江中注溶漾藍

珀石江北岸側之絶險上數百步有城可隱舊名可隱巖余立馬
其前烟霧路迷依稀然有烱村之想惜絶境之無稱聾名之曰
丹邱峡由峡而東山益奇水益清行十里峡盡回首如別佳人十步
九顧直東而望赤城無咫尺臨江有步而艇橫渡即下津也泝流
而上十里許又有官渡即上津也鐵壁千尋歷峙津流悸余魂卓奇
攀也創名之曰棲鶻巖津之源出江陵府之五臺縈迴盤谷西走
還〻五六百里雖輕舟莫得窮其派也逆而順流未及下津有泉自
南而來舊名南川〻之左山岸有樓翼然日已曛黑不可登遂投郡館
翌日郡守黃侯璘請登遂與攀檻而眺則燕飛而鷄啄鵲噪而
客至嶺雲連於上岳秋光抹於錦繡層巒疊嶂環擁乎一樓而

南川之流汩潨於欄楯之下上津之波合沓於林樾之際昨者所從於鞍馬舟楫之上者皆在於盃觴几席之間蓋兩眼所收有加於兩腔之所得矣視壁間匪懈堂所扁二樂樓三字爛然如明月夜光彩不可挹溪山含輝余欣然樂不自支顧謂黃曰惟仁者然後能樂山惟智者然後能樂水三月不違者殆庶幾於仁而世可知可謂智未及於此而徒馳情於山水不幾於自誣乎夫人莫不具仁智之性而鮮能充仁智之端能充其仁智非吾分外之物體山之靜而不遷體水之動而無滯安一心之德周萬物之變則二者之具樂吾得而兼之矣侯以安詳之資且達於理便養乞郡既能仁於其親而教其孝以治一境役鮮少之民賦磽瘠之土措置得宜能應簿書而供

賦征又用餘力於樓臺葺其頹碎而無廢舊貫侯之仁且智可見侯純於此致　学至於天理流行之極而行其所無事則高山流水乃吾仁智之一體矣侯其勉之哉若夫盃杓醉管絃登眺以爲樂但觀其隱然峙者山杳然逝者水喜其秀且清而已則又將有理後窮山如康樂投金屐務如東野而有忝於二樂之義矣凡我同登者盍相與勉之乙

故人亭記　表沿沫

山陰縣北二十里有洞曰草谷洞口有社樹盤踞地面竦出半空大可蔽牛陰之所覆東且百丙望之團如張盖藹若也雲人皆駭其非凡也南方郡邑固多壽木矣鮮有與社樹比者其所據之地南臨曠野襟帶巨川以坡受風偏多余自去年夏謫于縣寓居于是洞宋君杞同之家社樹

正當其門宋君爲余謀之募工畚土厚培樹下甃以甎堦繚以護欄中置竹床以便坐卧旁設草廠以避陰雨導余往遊蓋與避炎熱也余觀是樹枝葉蒙翳日光不漏涼颸自留使坐其下者汏直淋漂毛髮蕭颯稍入肌骨清精神高爽滌膓胃之愁蘊盪腦襟之芥滯脫然浮出埃壒抗乎沆瀣之表也宋君二季裴君兄弟每來從遊樹陰時得村醪野殽軛酬嬉爲樂倦則枕藉樹根相與談農話漁量晴較雨至宵露濕衣猶不欲歸余之安謫居而忘故土者實於樹焉是賴於是扁之曰故人亭以其於我有朋友相資之道也此地去王京數千里地僻人少未有平昔過從之樂顧見是樹龍身虬柯霜皮苔衣形狀奇偉氣色蒼毅儼若先輩宿德之臨其上

令人肅然致敬而不敢慢也南方溽暑殊甚蒸鬱煩歊勢若不
可終日是樹乃能鼓柯呼風振葉致涼竿籟其響雪霜其韻
如与親朋故舊開心展懷便覺其風韻雅度有所起余也哦詩
而詩極懷悅鼓琴而琴調高亮醉興歸以暢睡味清以和以至投
壺看書煮茶圍棋體貌古野動止真淳塵凡頓屏髣髴古畫中
人物皆是樹之所助而亦如正人与居得其薰陶之益也然余本不材
爲世所棄樹則自保天真未嘗乱於用似不相涉而余得辱為故人
何哉蓋是樹本幹擁腫枝條卷曲磥砢多節礧磈多液不中樑棟材
桶舟車之用所謂樗櫟之散材也又不產于中州而托是避壞不爲
王公大人見知是固無用於世而適類乎余今余姿質樸樕學問支

雖蔽越其精彩踈其氣其中非不楛然濩落而其外槁焉而已性
又聱牙与世牴牾而卒見放是亦氣類之相近者也樹雖莫為世用
而挺特魁梧昂霄聳壑凜然不可犯余雖不合於時亦頗以雅致
自守孤立不撓而無所附之或有君子其亦有所取也嘻樹本植物
非有情者也然老于荒林窮谷始得遭我依〻然若有感於知遇我
亦離羣遠来攀援淹留將一暮于茲焉得無情哉方將托忘年
之契矣抑有感焉者召公之甘棠純為時人所愛草堂之柟樹未
免風雨所拔盖甘棠道与時俱泰柟樹道泰而時否勢有不得
同焉而要皆傳名於不朽者也是樹雖未見護於人亦無顛拔之厄道
則否也時可謂泰矣顧余無二公之賢純使不朽於無窮耶若後之人

畏余之意而庶勿毁則幸矣雖然不若以所無自少不若以所有自多

蓋將忘情於居恭而任之以自然○○李翺付卷復明滿記世皆以長生久視之術

為可學非也夫神仙者流吸風飲露揮斥八極而外患莫得侵故

其壽與天地相終始是豈枯槁忍飢茹芝採朮者所能得到耶

蓋喬松難老之骨蓬瀛不世之氣皆得於自然不與壽期而壽乃

自至耳且即物以觀之世之所謂久而不朽者即金玉為最在泥不爛投

火不灰其剛梗不移之質豈與夫臭銅死鐵一槩視之耶植物之壽者

莫如松柏也雨露之所養日夜之所息與草木皆同至於冰霜裂地獨

也青青一色而不變此豈朽壞之芝菌所能髣髴哉推之鱗蟲羽族之

壽者龜鶴是已溫胎而化向日而吸其鳴之遠也可以聞於天其骨

之輕也可以巢於蓮此非尋常魚鳥品彙正傳也則物之所以卓乎
出群而特以名於世者皆得之自然固非人偽容於其間豈唯物
如是人亦有焉今太尉昌原公歷仕四朝夷險一節及登庸於黃閣
薦進賢能鎮安宗社年未七十上章乞退獲遂懸車之禮早築於崇
文館之南断峯之頂愛一佳樹作堂其側与當世士大夫年高而
德邵者八人遊息於其中日以琴碁詩酒為娛凡要約一依溫
公真率會古事時有學士張公自拔謂座賓曰昔韓退之自恨
其早衰也乃云尋常間不分人顏色老杜亦有看花如隔霧之嘆
而我公眼瞳欲方爛爛如電賞遙岑於雲霞斂散之表如指諸掌
盍以雙明題其榜焉人皆以為破的未幾公之弟太師公亦解鈎

衛以從方外之遊每宴飲子侄皆紆金拖紫趨走於堂下望之如鸞鳳接翅春棋交陰四子之在姑射五老之汾河實非世人所得覩也爰命画工製為東海耆老圖刻石以傳於世雖在遐荒万里幽隱

與者一見其畫爽氣襲人夫留侯稱漢傑也掉三寸舌取萬戶侯自知布衣之極欲從赤松子遊竟不得踐言謝安江左名臣也挫秦兵於一局安晉祚於泰山俄白鷄入夢不復尋東山賞月之遊今我公立朝爕理之功既如彼白首林泉之樂又如此真所謂兩得而有之古今所罕也盖其仙風道骨自天而生顏色如嬰兒語音振金石尚無一毫衰憊之氣外物莫得以撓其真則壽國無涯而其視蒼海桑田猶朝暮也可知矣莊周有云不刻意而高非導

引而壽者實謂此也焉得知異日不飄然出六合絶浮塵与金童
玉女遊於閬風玄圃之上而騎鶴還鄉擧手謝世人耶僕嘗跪履
而進受一以俑之書謹爲之記。

五臺山西臺水精菴重創記。權近

江原交界有大山五峯並
峙小大均敵而環列世號爲五臺山中曰地爐東曰滿月南曰麒麟西
曰長嶺而北爲象王遂有五類聖衆常住之說爲浮屠者盛稱之
於吾儒爲無稽姑不復詳西臺之下有檻泉涌出色味勝常其
重亦然曰于筒水西流數百里而爲漢江以入于海漢雖受衆流之聚
而于筒爲中冷色味不變若中國之有楊子江漢之得名以此于筒
之源有菴曰水精昔新羅二王子嘗遁于此修禪得道至今衲子欲
修證者皆樂居之壬申之秋鬱攸爲災于時雪溪毅釋懶庵遊公

淡菴永公皆捨名韁入于茲山目其榱題化為煨燼惻然悲嘆欲重営之乃持化疏出山普勸諸檀家聞而皆喜各施錢穀乃始董工更就泉傍林木之下相其丘埶尤為奇勝乃斬其木乃刻其土遺礎具存宛然舊址也觀者相慶迺樂就事以訖營構自今居是庵者有能得道如羅維王之二子者歟常加掃灑不至廢弃撓者扶之腐者易之能不墜二公之志使与此山相無窮歟是在後来者之責爾懶菴来余徵記蓋欲以是警後来也余与懶庵道雖不同相知已久故不辭而書其言以為記

序

法華經宗要序 釋元曉

妙法蓮華經者斯乃十方三世諸佛出世之大意九道四

生咸入一道之弘門也文巧義深無妙不極辭敷理泰無法不宣文辭巧敷華而含實義理深泰實而帶權理深泰者無二無別也辭巧敷者開權示實也開權者開門外三車是權中途寶城是化樹下成道非始林間滅度非終示實者示四生并是吾子二乘皆當作佛塵數不足量其命劫火不能燒其土是謂文辭之巧妙也言無二者惟一大事於佛知見開示悟入無上無異令知令證故言無別者三種平等諸乘諸身皆同一揆世間涅槃永離二際故是謂義理之深妙也斯則文理咸妙無非玄則離麁之軌乃稱妙法權花開敷實菓泰彰無染之美假喻蓮花然妙法妙絕何三何一至人至冥誰短誰長茲處恍惚入之不易諸子爛熳出之良難於是如來

引之以權義羊車於鹿苑示有待之危身駕白牛於鷲嶽顯無限之長命斯乃借一以破三三除而一捨假脩以斥短短息而脩亡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儻然靡據蕭焉離寄不知何以言之强號妙法蓮華是以分坐令聞之者尚受輪王釋梵之座經耳一句之人並得無上菩提之記況乎受持演說之福豈可思議所量乎哉擧是大意以標題目故言妙法蓮華經也

(涅槃經宗要序)

原夫涅槃之爲道也無道而無非道無住而無非住是知其道至近至遠證斯道者彌寂彌喧彌喧之故普震八音遍虛空而不息彌寂之故遠離十相同眞際而湛然由至遠故隨教逝之綿歷千劫而不臻由至近故忘言尋之不過一念而自會也今是經者斯乃佛法之大海方等之秘藏其爲教也難可

測量良由曠蕩無涯甚深無底以無底故無所不窮以無涯故無所不該統衆典之部分歸萬流之一味開佛意之至公和百家之異諍遂使擾擾四生僉歸無二之實性瞢瞢長睡並到大覺之極果極果之大覺也體實性而亡心實性之無二也混真妄而為一既無二也何得有一真妄混也孰為其實斯則理智都亡名義斯絶是謂涅槃之玄旨也但以諸佛證而不住無所不應無所不說是謂涅槃之至教也玄旨亡而未嘗寂至教說而未嘗言是謂理教之一味也爾乃聽滿字者咸蒙毛孔之益求半偈者不顧骨髓之摧造逆罪者信是經而能滅斷善根者依茲教而還生之矣（晉譯華嚴經疏序）原夫無障無礙法界法門者無法而無不法非門而無不門也爾乃非大非小非

促非奢不動不靜不一不多由非大故作極微而無遺以非小故
為大虛而有餘非促之故能含三世劫波非奢之故舉體入一刹不
動不靜故生死為涅槃涅槃為生死不一不多故一法是一切法一
切法是一法如是無障無礙之法乃作法界法門之術諸大菩薩之所
入也三世諸佛之所出也二乘四果之所聾盲凡天下士之所笑驚若人
得入是法門者即能不過一念普現無邊三世復以十方世界咸入一
微塵內斯等道術豈可思議然依彼門用看此事猶是一日三出
門外十人共住堂內促然之域有何奇特況乎須彌入於芥子者稊米
入於太倉也方丈內乎衆座者宇宙內於萬物也內入甚寬何足為難
乎哉若乃鳳凰翔乎青雲下觀山岳之卑河伯屆于大海顧羞川河

之狭學者入乎此經普門方知曾學之𪖙𪖙也然短翮之鳥庇山林

而養形微蘆之魚潛涓流而安性所以淺近教門亦不可已之耳今是

經者斯乃圓滿無上頓教法輪廣用法界法門顯示無邊行德行

德無畏而示之階〻故可以造修矣法門無涯閑之的〻故可以進趣矣

趣入彼門者即無所入故無所不入也修行此德者即無所得故無所

不得也於是三賢十聖無行而不圓三身十佛無德而不備其文郁

郁其義蕩〻豈可得而稱焉所言大方廣佛華嚴者法界無限大

方廣也行德無邊佛華嚴也非大方無以廣佛華非佛華無以嚴大

方所以偶華方華之事表其廣嚴之宗故言道大方廣佛華嚴經

也已 送皇甫沅赴忠州序○林希 余居京師也門杜以洵垂深居簡出遂与人絕其出处

不吾違朝暮不吾捨其惟安定皇甫若水乎君博其學專其
志且強於記識而宏放於文辭君之直琴上之絃也君之清匣中之
鏡也士之貴賤与賢愚以不獲從君為之羞是其得於中者果有
異於今將被詔出佐雄藩朝廷以江左奧區倚以為重則其緩征更
税振淹糾慝而誅兇權奪之政自君革矣未足道也至於推明天
子之澤以化一方使休聲和氣疏為沴風蘖為甘澍以煦以漁而神雀
靈芝之瑞畢集於境內者吾非君之望而誰耶能交君者咸嘉其
行長言嗟歎之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吾与君忘道術之
江湖久矣於是别也不能默已是豈真忘者耶○ 金居士集序 四序
○俞升朝
迭循而春回天宇則羽出百族柔淑氣之漲暖引吭鏘嘴玉囀珠

唉嚶〻磔〻觸耳可愛及至梧桐朝陽長離綵羽覽德輝而下翔喈雅音而中律則向之群喝反哇淫啾襍蔑足聽者論苑金先生以詩鳴于時其類是歟真人中鸑鳳也先生諱克己鷄林人也童屹穎悟開口成章即有驚人語逮壯不汲〻于進自登進士第不復首路京師借勢公卿之門唯與逸人韻士嘯詠山林投交蓋豈而宦途愈阻安仁素髮颯已垂領始補我州防禦判官秩滿替迴明廟聞其詞藻召直翰林院搢紳鉅公皆但飲其名今始嚌其實同然歎服曾無異辭惜乎命不副才卒以六品青衫而態木鳥儀曹之命亦泉壤之追寵朱銀華錫不逮其存吁可歎也哉有集百餘卷噫膝下絶析薪之克荷琴中少流水之深知若稍延引歲月則殆磨滅

于齒齦間頼今相國清河崔公瑞愛才好善出自天性當世之嘶
風冀野自銜為山子騄駬者與夫眠沙伏草隱逸德於垌牧者咸蒙
剪拂騰踔雲路至乃骨苟駿雖死尚以千金市故先代之以文名世
生不遇以隕沒者雖片言隻字皆欲掘拾以傳不朽而先生遺藁
首被搜訪凡得古律詩四六雜文共一百三十五卷蓋其平昔手錄
私送數州俾售工而鋟于板者欲其速成也一日太常蔽府錄叔卿
見訪於蟫廬歎諭相國公之旨因以題辭屬於余自顧朽鈍屢
負血指汗顏之愧宜執謙撝以推妙斲竊感相國公之知待又喜
掛名於先生集中聊記梗槩冠諸篇首云 乙巳 趙文拔 百家衣詩序 百家衣
者大原王舒王始唱之山谷輩繼起而和於後觀其體每於古之

詩摘取一句鬪湊而別著新篇語意牽連金如鑄造夫人之
然於至此雖古猶之也况之於今而有穫焉襄陽林先生惟正性聰
敏於文章一經於耳目輒誦之無一語忘于心斯所以資記識平生
綴述效王體多矣方其美殘毫如沈宋許燕韓張劉白藏在胸臆
間隨意出句破瑣屑之堅陣擒雕鑿之酋帥皆摧幢折角崩潰
而散是效也貴速不貴遲大抵秉筆之士月搜日鍊章而得嘉篇
則曰仍然其功不及於拙速遠矣今先生自登第官至國子祭酒
其同雲步內庭星馳外域當是時見古今題詠立而次甚歎皆
得於天趣如曰落照紅於燒飛花白似銀又烟滋疊巘晴如刮
風去長江淨似鋪之句之類真所謂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惜

其天不与年冥於長往其詩亡逸而十失八九論者不盡志時相
國清河崔孺好善君子也搜得遺篇於散逸之餘凡若干首諷
詠之若嚼醴亞醇聞雅音不覺曲其懷於心矣嘗居而告之曰斯
文金玉也必有收而寶于後世者宜敘之無使精英淪於土其囑之
甚勤豈可以辭淺不自效為辭遂承命而閱之數四至句疊處將
刪之公曰樂天詩豪也業其集有句回閑墉而有餘者再矣且古之
編撰若此雖畳而不害於義於是并錄之離為三卷既而用山谷語目
回百家衣集以壽其傳噫公之持國家勤爕理似不容於餘事而
尊儒之志深且重至是竊先生遺篇如此使死而有知先生甚必感
云乙續破閑集序曰崔滋文者蹈道之門不涉不經之語然欲鼓氣肆言竦動時

聽或淡於險怪况詩之作本乎比興諷喻故必寓託奇詭然後其
氣壯其意深其辭顯足以感悟人心發揚微旨終歸於正若剽竊
刻画誇耀青紅儒者固不為也雖詩家有琢鍊四格所取者琢句鍊
意而已今之後進尚聲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語生鍊對必以類
故其意拙雄傑老成之風由是喪矣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賢雋間出賁
揚風化光宗顯德五年始闢春闈舉賢良文学之士玄鶴來儀時
則王融趙翼徐遡金策才之雄者也越景顯數代間李夢游柳邦
憲以文顯鄭倍傑高凝以詞賦進崔文憲公冲命世興儒吾道大興
至於文廟時聲明文物粲然大備當時冢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
著述精妙平章事李靖恭崔奭參政文正李靈幹鄭惟産学

士金行瓊盧垣濟濟比肩文王以寧厥後朴寅亮崔思齊思諒李
顗金良鑑魏繼廷林元通黃瑩鄭文金緣金商祐金富軾權迪高
唐愈金富佾富轍洪瓘印份崔允儀劉羲鄭知常蔡寶文朴皓
朴春齡林宗庇芮樂全崔誠金精文淑公父子吳先生兄弟今時李
學士仁老俞文安公升旦金貞肅公仁鏡李文順公奎報李承制
公老金內翰克己金諫議君綏李史館允甫陳補闕澕劉李兩
司成咸淳林春尹于一孫得之安淳之皆金石間作星月交輝漢
文唐詩於斯爲盛然而古今諸名賢編成文集者唯止七八家自餘
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李學士仁老略集成編名曰破閑今晉
陽公以其書未廣命余續補強拾廢忘之餘得近體詩若干聯

或至於浮屠兒女輩有一二事可以資於談笑者雖詩不佳并錄之共成一部分為三卷名之曰續破閑又得李中書藏用家藏鄭中丞叙所撰雜書三卷并附于後編以俟通儒刪補乙

送僧神智遊金剛山序○崔瀣

深山窮谷人跡罕得至固宜有異物於茲萃焉彼為張道陵之學者以某山為苐幾洞天是某真君所治於是慕道厭世煉養以不粒食者往往棲息其中以忘返焉余雖惡其不近情也以有我爾之殊亦不甚與之辨也極天之東濱海有山號楓岳僧徒謂之金剛山其說本諸華嚴之書書有海東菩薩住處名金剛山之文余未嘗讀是書未知其果此山耶近有以普德菴僧所撰金剛山記來示余者就讀之則皆不經

誕說無足信者於中表佛金像五十三軀自西域浮海以漢平元始四年甲子至山因而立寺夫佛法東流始於漢明永平八年乙丑而行東國又始梁武大通元年丁未其後乙丑有四百一年之久苟信彼說是中原寥寥未知有佛六十二年以前東人已為佛立廟其最可笑者他如是也雖然聞古學空之人入此山中勤勵志行而終其道者比比有之蓋始此山距人境不啻數百里之遠而巖嶂壁立一眡至皆千萬仞懸崖絕壑無庵廬可以庇身無一席之土可以蒔菜果而食其居此者非竄亂巖竇巢樹顛與鳥獸雜處草木充飢者不能一日留也釋氏之法使修其道必試之忍勞耐苦然後有得焉故其師有雪山六年之行然則若學是法有志勤修者不入于山亦無

以有為也迺来不然山中菴居歲増且百甚大寺則有報德表訓
長安等寺皆得官為營葺殿閣雲霞彌湧山谷金碧輝煌眩
奪人目至如常住經費与財有庫典寶有官負郭良田遍于州
郡又江陵淮陽二道年租入直于官盡勤輸山雖值凶荒未見蠲
減每遣使人歲支衣粮油鹽之具必視無闕其僧大抵不隸逃其役
民避其徭常有數千萬人安坐待哺而未聞一人有如雪山勤修而
得成道者復有甚者誑誘人云一覩是山死不墮惡道上自公卿下
至士庶携妻挈子爭往禮之除冰雪冱寒夏潦漲溢路為之阻遊
山之徒絡繹於道甚有寡婦處女從而往者信宿山中醜聲時聞
人不知恠或有近侍銜命馳驛降香歲時不絶而官吏畏勢奔走

趺命供億之費動以萬計並山居民困於應接至有怨且詈曰山
胡不在他境者噫人之愛此山者爲菩薩住此也而敬菩薩者爲能
福人於冥冥也甚冥冥之福既不可識而髡首者銜鬻是山自圖溫飽
而民受其害尚何言哉是故余見士夫有遊山雖力不能止之心竊鄙
之今佛者禪智師有是山之行因書余素蓄胸中而未吐者贈之
師既爲浮屠何入山之晩耶山中如有人爲余謝之當必有是吾言者
矣○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　翰林李中父奉使征東已事將還過辭余因語之曰
進士取人本盛於唐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
禮榜由此以至天祐終凡登賓貢科者五十有八人五代梁唐又三十
有二人蓋除渤海十數人餘盡東士逮我高麗亦嘗貢士於宋淳化

孫何牓有王彬崔罕咸平孫僅牓有金成績景祐張唐卿牓
有康撫民政和中又親試權適金端等四人特賜上舍及第
是可見東方代不乏才矣然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別試附名牓尾
不得与諸人齒所除多卑冗或便放歸欽惟聖元一視同仁立賢無
方東土始与中原俊秀並舉列名金牓已有六人焉中父雖後出
廼擢高科除官禁省施及二親俱霑恩命先捧詔書來使故
國謂之高堂懸黃先識爲存沒榮得志還鄉不獨長卿翁子夸
于蜀越矣吾家文昌公年十二西遊十八登咸通十五年第歷尉中
山佐淮南高侍中幕官至侍御史內供奉二十八奉使歸國鄉人
至今傳以爲美談當是時也屬於唐季四海兵興而公以羇旅

孤跡寄食於藩鎮雖授憲秩職非其真及乎東歸國又大亂
道梗不果復命論其平生可謂勞勤而甚爲榮無足多者曷若
吾中父遇世休明致身華近而且年方強壯志愈謙光其前途有未
易量者則顯榮家國豈止此一時世見富貴若逼切名滿天下
晝錦之堂將大作於東韓未識後來視中父者　東人爲何
如也復記在至治元年亦自猥濫与計而偕是年擧子尚未滿額
登號牓者纔四十三人余幸忝第二十一名拜蓋牟別駕赴官數
月以病求免今屏退安里巷十有三年壯志日消無復飛騰之勢
矣比見中父益知余之終於自棄而無成也慚負聖朝又奚言哉
中父尙勉旃毋以一簣進止而虧九仞之高也余与中父厚既美其

行且訟余拙而勗復之云乙

洛東後耆老會序

唐會昌中白樂天既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洛与賢而壽者六人同讌履道里宅爲尚齒之會曰胡杲前懷州司馬春秋八十九曰吉旼衛尉卿致仕春秋八十六曰鄭據前龍虎軍長史春秋八十四曰劉貞前慈州刺史曰盧真前侍御史春秋皆八十二曰張渾前永州刺史与樂天春秋並七十四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下於七十与會而不及列樂天爲詩紀之後世傳爲洛中九老會至宋元豐中文潞公守洛亦与耆英約爲真率會繪形妙覺僧舍凡一十三人富韓公鄭七十九歲文潞公彥博及席郎中汝言七十七歲王朝議尚恭七十六歲趙太常丙劉秘監几馮防禦行已三人俱七十五歲楚待制建中七十三歲王朝議慎言

七十二歲王宣徽拱辰七十一歲張大中同張龍学壽皆七十歲獨司
馬溫公方六十四歲而用盧秋例預焉溫公爲之序海東有國承平
四百年人物風流盖無讓于中華神王戊午崔靖安公始解珪組開雙明
齋於靈昌里中癸亥集士大夫老而自逸者日以詩酒琴碁相娛好
事者傳畫爲海東耆老會圖趙通亦樂誌之及丙寅靖安公之弟文
懿公年踰七旬上章納政亦預斯會即添入其像于畵中朴少卿仁碩
誌之太僕卿寶文閣直学士致仕張自牧其一也年七十八太尉平章集
賢殿大学士致仕崔讜其二也年七十七司空左僕射致仕李俊昌其
三也与太尉同年判秘省翰林学士致仕白光臣其四也年七十五禮賓
卿春宮侍讀学士致仕高瑩中其五也与白同年司空左僕射寶文

閣学士致仕李世長其六也年七十一戶部尚書致仕玄德秀其七也与
司空同年太师平章修文殿大学士致仕崔誂其八也年六十九軍器
监趙通其九也年六十四通共九人時李眉叟翰林依盧秋司馬故事
嘗從容諸老同著詩文百有餘首形容一會勝事詳矣有傻明齋
集傳于士林今則皇元宅上以至仁盛德涵養天下而王國由首出
歸明世家釐降恢遵侯度上下胥悅而三邊無小警連歲有大穰
實可謂休明治安千載一時矣於是主上方礪精篤学好賢樂善
而有若大寧君而下尨臣碩輔為國元龜而莫不年至期頤謝事
閑居共享安榮雖其偶會清讌雅矣無非一代規模豈特平生完
節大名足使三韓傾慕而已哉一日東菴老先生呼新進小生某与語

之曰近會諸老欲講後社僕明故事命為諸老序之某辭以盛
事而賤不足承當諸相公意如何先生笑曰昔居叟之見收僕明諸
公亦豈以盛位論也命不可辭也某不獲命退而念曰噫諸相公仰德
之盛留於社稷布在公論非某陋学所敢發揚至如古今為會之顛
末不可不述是用謹書之○序○李涵 李相國後集

嗣子涵謹言大人平生所著多
矣然本不收蓄又為人取去不還或焚棄之僅存十之二三故雖於編
綴凡大人所嘗遊跡儒家釋院及交遊士大夫间無不搜覔得詩文
凡若干首分為四十一卷編成前集侍郎李需序之集成之後又得遺
逸及近所著詩文成後集十二卷噫脫不幸不傳于世亦足為一門子
姓傳家之寶矣大人初登第時嘗与四五同年將遊通濟院聯鞍

唱和公詩一句云塞驢影裏碧山晚斷鴈聲中紅樹秋聞此詩流
八千宋大爲其宰相所賞此少年時所賦其賞如此況得見全集乎
又代琴学士讓官表云昔也帶僕学士有識趍分者欺人今則無三
大夫將復置貨於何地此亦人所愛誦而皆不得全篇以附于此是
一恨也由此觀之其遺珠漏玉之不見者非止此而已矣○丹陽北樓詩序○安軸
飽膏粱之食者無適口之味飫咸韶之樂者無盈耳之音類此而
推之則人之於天下之物心之所樂目之所觀莫不皆然余自關東遊覽以
後樓臺山水之美極矣心自度之以謂自今以往凡四方所稱奇勝之地
必無容目者也余到其城人有稱丹陽北樓之美者余心所度者如彼
而未之信也今年夏四月自其城歸覲案鄉道于丹陽歷訪所謂北

樓者其奇觀勝致皆可貪翫而與關東異者寡矣私怪而觀其形勢盖丹陽至關東之尾而境相接也其山水之美溢乎關東若將奔突于南而丹陽勒止之故其氣勢雄盤壯富於斯而不敢過爾自是以南雖有漏脫者皆支流餘裔而不足觀也彼人之未遊關東若以斯樓為南州之最不為過也南有觀魚臺余之二十年前所嘗遊時日已久未遑尋訪登樓顧望而不忍去也有鄉先生勸余留詩既領其請因忽忽未暇就也厥後數月未嘗一日斯樓忘也今六月又到其城思欲再登斯樓而不可得因寄題長句四韻詩樓丹陽守故李公朝隱所營也○送李頤叔北上序○李衡賢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為之楫有其命為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之或畀猶之楫完風

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任萬斛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
乎貞外辛侯束髮讀書敏而好問揚鑣翰墨之塲游刃溥書之藪
可謂有其才矣筮仕不敘年歷提学代言遷容直僉議仍為星郎
東省可謂有其命矣引故舊同升諸公咨耆艾以諧庶政正色匡君
主推誠待賓旅可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召騰裝而西笑才之奇
命之達志之大將於是乎益見矣權贊善而下二十有八家用鄭愚
谷謝宴詩分韻賦章以美其行屬余為序余執爵而前請畢舟之
説夫江河之与溟渤大小則殊舟於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進也纜
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袽焉所以備漏濡者也王國江河也天子之邦
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而溟渤之之也苟能檣其義帆其信纜其禮

砥其智衣御其敬慎厲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不致何不適之不濟乎
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之臣立於漢廷揭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快
焉是望矣乙 送金晦翁赴化平府序 余在都下聞新除守令者言某州有瘴氣不
可居某縣其俗頑癡不可理其次則曰去鄉里遠難行其俸薄難
養廉田前官卒于任豈可為此州前官不官達豈可宰此縣大中
國之士豈亦無賢愚哉其能不以死生窮達爲自外來者則一也蓋
由習俗猶正此其所以爲中國也吾友晦翁之光州也人皆謂前此得
光者以前官卒于任故多避免翁不之任翁曰噫光無瘴氣壽
居也民雖頑癡自有條法吾可理也去鄉里近吾何憚行其俸雖
薄不猶愈於日糴太倉乎天下古今之不壽者皆官于光者乎其

官達者又皆除光而不起者乎其言正大与聞都下者不異余
不覺拊髀而起曰公翁之此行當有五利人棄我取必名於政一也善
政既及民受其福二也政成課最竊居是府三也翁既居還代者
必賢四也賢者繼踵光必復興五也公翁其識之乙

鷄林府公館西樓詩序

余至
東京客舍登東樓殊無佳致廼陟西樓頗壯麗軒豁城郭山川
一覽而盡三藏法师旋公大書倚風樓三字而無題詠者惟是府
千年王都古賢遺跡往往而有自入本國爲東京亦將五百載其繁
華佳麗冠於東南而仗節觀風剖符宣化者又多詩人墨客意
必有紅珀碧紗籠銀鉤玉筋輝映其間以今所見惟賓軒所題一
絶句在耳先儒金君綏首唱也或言曩館舍災詩板隨以亡然

金詩何獨不火〻後之作亦何不見成者之言不足徵也有一鄉校生曰
金詩之偶存可以想見百年前風流人物也蓋於其時民醇政簡遇
事輙裁遇興掀裳來於簿領陳於前絲竹列於後人不爲非而自
不爲嫌也百年之後促〻然務自脩飭一嚬一笑恐或不時安敢登臨
嘯詠以取腐儒之誚今先生無觀風宣化之勞以尋真探勝爲事從
觀楓岳雪山萬仞又踰鐵嶺入東海以窮國島之奇秘遂遵海而南
摩挲叢石亭之古碣三日浦之丹書六字舟泛永郎鏡浦以訪四
仙之遺躅燭照聖留窟以極其幽恠而卒至於斯其於游觀可謂
饜飫矣雖然新羅古都壯觀遐眺萃於此樓而無一語以去爲
先生羞之余應之曰吾既不云〻乎哉但不能爲詩人墨客之流耳

然於諸生之言深有所感而且得以觀世變因成長句四韻以示登斯樓者云已（益齋先生亂藁序已李穡）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發越無中華遐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沉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為文章以貢歸一代之理可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〻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為忠宣王器重從居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閻公子静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遊王門先生皆得与之交際視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跡凡所為閎博絶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踈蕩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

優遊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歟而東歸相五朝四為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鄙陋而稍尒雅皆先生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王官而化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産何可少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慕之而名之傳后有不在彼而在此尚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尚未有文集行於世況少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人掇藏之季子大府少卿彰路長孫内書舍人寶林相與裒集為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余序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為門生不敢讓姑志所見云乙

寄贈柳思菴詩卷序

君子有終身之樂一朝之樂不足以為我樂也無適無莫動靜俯仰作與愧不少

前則所謂我者湛乎其中存焉死生壽夭天也吉凶榮辱人也
皆非我也而我以為喜懼則情勝矣情勝不已天始滅矣如是而曰
我有終身之樂吾不信也爵之所以貴我也祿之所以富我也富我者
必能窮我貴我者必能賤我而我不敢不聽命焉以其在彼而不在我
也是以素非我有而一朝加乎我雖窮貴極富而我不以為喜也喜且
不可況以為終身可樂乎所謂可樂者吾自知之爾父不得予之子夫
不得奪諸婦夫天下之至親而至密者莫如父子夫婦而猶且不得
而相予相奪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不徒知之又踐之必外患於是乎絕矣
思菴先生蓋近之居京師十一年同列推其行高與國政十四年同朝
服其量弘由布衣位台鼎亦可謂盛矣然而無一毫自得之意形於言

動視其居處視其服食視其所與遊盡一世之號為富貴者視其貌則猶布衣時其不以一朝之樂為可樂者殆十數年間巍然赫然能保其終者蓋寡先生從容進退不以軒冕在無為榮辱昔也居廟堂樂其道之行今也在田里樂其身之全身全道亦全矣退惟前日如行雲流水已無蹤跡獨其愛君之心與吾終身之樂不可須臾之相離也可離豈吾所謂可樂者哉成均國藝康子野先生之門人也將於詩諸公間以為考槃之助以余深知先生屬以敘余强累言其大槩周不云乎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矧吾文乎其必擊節而嘆曰相知之不可無於世如此夫

傳燈錄序

上之廿又一年春正月判曹溪宗事臣覺雲上言傳燈錄禪學之指南也板本燬于兵手欽甚

艱況今專務黙坐冀萬一成功竊恐談理者又废斯道益以晦乞
重刊廣布以惠学者上曰可於是廣明寺住持慧觀等幹其事皆
上命也鳩材募工既有端緒雲又上言臣之宗門光耀至矣不絶而冠
之篇無以為後日徵請下文臣叙其事迺以命臣穡會穡丁母憂去
國明年起復既至雲來趣文曰功畢矣就求其所謂傳燈録者讀
之其題目冠以景德而翰林学士楊億兵部員外郎李維太常丞
王曙承詔同加裁定所以去取之意甚悉考之宋史大中祥符二年
書曰蘇州僧道元纉佛祖以来名僧禅話為傳燈録三十卷以獻
命刋板宣布不載億等刊定之事豈史氏之畧歟其目以景德宣
此録成於景德而獻於祥符歟不然史氏之誤也鄱陽馬氏著通考

指億為之億雖文章士立后之制尚拒之不草何故托浮屠為偽
書以欺君而惑世哉是時宰相王朝當國一代偉人也及其將沒
遺命削髮披緇以斂億在翰林號深於禅学此傳燈錄所以進
而刊修之命及於億也欽冊府元龜歷代君臣之事跡而姚鉉文粹
唐之文章關於世教者也二書皆成於祥符間刻板宣布之命未之
聞焉則此錄也重於一時者可知已恭惟主上殿下至仁洽民心至道
超物表正法眼藏別傳之妙有默契焉者非謏儒淺見所能測也
雲嵓在禁中談此錄者滿一歲上深嘉其能賜十字法號禅教都
總攝爲曹溪都大禅師入居内院故能上體聖心刻梓宣布其所
以惠來者廣心学甚切可勝道哉夫心譬則燈也心心相印至於

無盡燈、相續亦至於無盡我國家亦賴慈光曆數之傳亦如燈之無盡也則臣之此序爲不妄作矣後之學者當以祝釐爲務毋徒文身而已可也至於禪話臣所未學故不及云

默軒先生文集序

嗚呼文章與替其關天地之氣乎當元世祖混一宇內文學之士輻湊闕下默軒先生誕忠宣王入見世祖世祖燕坐不冠遽曰汝雖王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見儒者於是具衣冠整坐因問征交趾策將安出先生跪奏曰師遠討不如遣使招來先生之學如此故其發爲文章極盡人情物態而需然無所牴牾學者至今宗之曾孫藝文檢閱子復與其弟子宜來請余序余受而讀之雖未卒業純粹也如金玉之脫于鑛璞俊逸也如魚鳥之在于雲川至其陳言

帝庭述之表章閭色國史分之綱目信乎獨步一世矣余生也晚尚
從先生子孫得聞文章道德之緒餘猶以自幸矧檢閱輩有志吾
道能知先祖之美乎知而不以傳又不仁也宜其求序之急將以刻之梓
也吾東方文學之盛見稱中國蓋自崔文昌始今由鹿鳴對策帝庭者
多矣然有讀卷者居其間書面奏獨先生入對殿內判天下大計
固非貢士所及雖古名臣無以過之余嘗欲敍其事以告後之人而未
果也檢閱輩辛徵言故不揆鄙拙樂爲之序○送楊廣道按廉使安侍御詩序順興安
氏世居竹溪之上竹溪之源出於太白山山之大而水之遠安氏之興其無窮
乎謹齋先生當大定甲子對策于天子之庭名遂大振還仕本國位至
封君文章道德一時傑然者也其居官蒞事動有成績至於忠義大

御激頹風翼襄世立懦廉頑多矣至于今稱誦之先生季子嗣清亦以
文學進余同年也立于朝如祥麟威鳳使于外如長城敵國有父之
風而醞藉過之先文孝公師事謹齋先生又與其弟政堂公同年余
又與嗣清俱為辛巳進士則安李為世交甚於贈處不可不以情矣嗣
清以侍御史出而按行楊廣同年士相與餞之酒行余即曰既忝世交公
又請言豈容緘默乎然嗣清有學業有節操自始迨今所居稱職拜
名藉甚規之則安頌之則諛然回跡何如人哉彼其親炙乎聖人
朝夕乎聖訓操存省察固已無可議矣猶且諄諄贈處況於吾儕
乎嗣清揚歷中外雖已光顯然以世德之舊行己之勤功名事業
滔滔日進未見涯涘若其不挾所長以駕於人則其所長也然道德

之在躬政事之成效又非止今日而已必有進步之地尚多矣嗣淸其
益勉之哉然則當如何曰持其志無憂其初斯可矣衆曰然遂書
以爲序乙 贈金敬叔秋季詩序 近臣趙郡藴大叅伯修又撰國朝名臣事畧又
撰文類主齋先生以爲伯修學有餘暇 筆札又富故使就此稿
曰蘇公在太平全盛之世四方文學之交遊累朝典則之諳練又有
精敏之才非獨筆札之富也至若處於蕞爾居於冗職旣無錢
財難於購又無市肆難於遊而裒輯之多至於數百卷者獨吾敬
叔而已敬叔壬寅科及第篤志文學善楷書被選嘗書表章大爲
玄陵所賞余蓋慕焉久矣數年來不相值不意其有此奇特也及其
請名二書余喜之甚題典墳之首曰周官六翼題文章之首曰選粹集

且各叙其所以命名之義矣鎮陽林希閔氏詩播紳間將以贈
敬叔又請余序余曰東方教化之源蓋發於箕子之受封而教條
簡易無繁文末節之修後世因之至于今朴畧之風猶在也三國
姑置我太祖立國以來光廟設科取士文学之盛見稱中國然其成
書未之多見此敬叔之所以發憤而為之者歟觀其所好如此其中
所存蓋可知也古今著書者衆矣吾三韓近世獨快軒文正公為傑
然其門人鷄林崔拙翁又其次也裒輯之冨稱快軒簡擇之精稱
拙翁然未能盛行於世工匠之拙也簡秩之重也銀臺集相國集可
見已然此皆文章爾傳不傳非所急也周官六翼在位者之座右銘也
如其不傳至治之澤不降矣其関於世道豈不重哉敬叔當盡心

焉若曰吾刹之板藏之名山以竢後之君子傳之廣不廣非所知也則吾所望於敬叔与夫士大夫所以歌詠嘆美者皆為虛文矣敬叔其益勉之哉○

送鄭達可奉使日本詩序乙李崇仁

殿下之四年秋七月慶尚道帥臣驛聞曰日本國霸家臺使者至矣其言曰遠人之來冀達朝廷臣司封疆不敢不聞朝臣入告于內殿下若曰霸家臺日本巨鎮也使者來大豈徒哉其令郡縣餙廚傳以送及至都禮賓引使者詣宮廷閤門進見殿下勞慰優渥使者獻書幣訖進而告曰主將聞島夷竊發甚蕩人室廬孤寡人子歸至或憑陵近地且奮且恥遂欲殄殲之遺賤介以報師期殿下聞其言益嘉之勑有司館穀使者加等留月餘告歸則殿下召宰相曰報聘禮也矧今通鄰好息寇戎聘使宜慎

簡哉於是遣成均大司成鄭達可以行其交遊之舊咸歌詩贈焉
而屬余序余惟日本氏有國最古自漢魏世通華夏衣冠制度
粲然可觀今霸家主將英豪武毅為一方藩翰思戢暴亂以成
兩國之好其用心可尚達可學博古今氣醇而方言溫而辯嘗遊
吳楚之歷齊魯之墟有司馬子長之風焉奉使專對乃其餘事雖然
人有出卯限適鄰里而有難色者矣達可自聞命之日躍然直以
為己任視其溟渤不翅若坦途然聘使可謂得人矣其通鄰好息
寇戢可蹺足待也他日太史氏特書于策曰日本奉使鄭夢周也
豈不偉哉繼是而達大識行大政屢書不一再而已也達可其識之

○送息庵遊方序　吾門生金時用來言曰息菴鷄林士族也年十二投神印

宗薙髮学既進中儒遂歷住諸伽藍一朝去而從懶翁游久之似
有得也將有以質之翁而翁逝矣息庵遑遑焉欲遍走乎諸方以質
其所得而後已也或者曰古之浮屠有鳥巢肩栢生肘而不肯出戶限
者今彼上人既號息庵矣曷不屏跡空山優哉遊哉自樂於己而遠
遊四方不恤足之胝而身之罷勞哉何不悼若是乎時用竊惑焉章先生
教之余曰息庵之息非息形也息心也自其息形者言之雖瞑目端坐
塊如槁木而所謂坐馳者或有之矣自其息心者言之方寸之間淡然空
寂不物於物之山林之朝市何嘗不息也或者之言於息庵何累焉況
息庵之行不以其所已得者為足而方將求其名師尊宿以請益者哉
烏可訾也鳥巢肩栢生肘者是或一道也子歸以余言問息庵需則

書以爲序。讀東亭陶詩後序。鄭道傳 自晉至今千有餘年世喜稱淵明爲人余以爲論其世誦其詩則其人可知當南北分裂之際干戈相尋民無寧日內亂將作王室將傾此義人志士有爲之時而淵明則歸去田園而已及觀其詩乞食貧士怨詩飮酒等篇但不勝其憔悴無聊姑託酒以遣耳得稱於後世者如此何歟杜子美曰陶潛避世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韓退之讀醉鄕記以爲阮籍陶潛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二子爲世名儒善論人物而其言如彼則余之惑滋甚今得東亭先生陶詩後序曰憔悴於飢寒之苦而有悠然之樂沈冥於麴蘖之昏而有超然之節伏而讀之不覺嘆息曰噫此所以爲淵明也雖

去千載之遠如聞其謦咳而接見其容儀也且其憔悴於飢寒之苦沉冥於麴蘖之窟者迹也外也有悠然之樂超然之節者心也內也在外者易見在內者難知宜後學未能窺其藩籬也向者韓杜之言特論言之耳先生曰不然也淵明生於衰叔之世知其時之不可爲高蹈遠引養真衡茅之下塵視軒冕銖看萬鍾雖衣食不給而悠然樂而忘其憂及乎宗國既滅世代遷易一時之輩相招仕進若吾淵明則不然拳拳本朝之心如青天白日不事二姓隱於詩酒之中其高風峻節凜乎秋霜之烈不足比也至於其詩當憂則憂當喜則喜當飮酒則飮酒其曰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則其飢寒之苦爲如何哉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則其悠然之樂又如何也其曰舂秫作美

酒〻熟〻吾自斟又曰朝与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豈非於沉冥之中而有超
然之節乎蓋淵明之樂不出飢寒之外而其節亦在沉冥之中也何也
知淵明不義萬鍾之祿甘於畎畝之中則飢寒乃所以為樂也託於麴
蘗終守其志則沉冥乃所以為節也不可以內外異觀也道傳曰命之
矣退而書之乚（春亭詩序）相國河公以節帥全羅既至今曰為患吾民以遺
國家憂惟倭最急便習水道輕進易退故制禦者難得其要我
知之矣即馬上誓師旅引行鳴鍾鼓樹旗幟沿海上下張皇兵威
賊人不測稍自引去然不敢以無事自暇常野次于外以臨衝要以
備不虞時惟六月地極南邊海霧吹炎天雲爍熱上蒸下濕公慮
賓校之病于暑也一日登高以望長江注其下群山包其外繚以峰巒

錯以洲峙雲收霧散瞻眺攸遠炎熱以涼蒸溫以爽洒然若執熱
而濯清泠也悅然如乘長風御灝氣以超乎寥廓也賓校胥樂勸
公搆亭其地公重違衆乃役戍卒之無事〻者取材誅茅不終日
告成客有請亭名者公曰吾嘗自號春亭〻吾搆也其以是命之
客語人曰異哉公之名亭也亭之成適當夏月引清風於天末納
爽氣於襟袖肌膚輕快神心夷曠不知時之爲暑而地之爲炎蒸也
至若金風啓候素月揚輝叫征鴻於長洲倚孤帆於極浦陰雲不
開江天無際漁簑披雪此亭之勝槩也若其野芳出榮鳥咲禽嚶
僅足於一時耳四時於亭其景如此而公獨取其一有以也夫解之者
曰天有四時以成歲人有四端以統性四時之各偏其一而春無所不

在猶四端各一其德而仁無所不包也故曰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
秋者春之成冬者春之藏仁者仁之愛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敬智
者仁之知於時為春於性為仁一理也故其在天則充塞流行無一息
之間斷播之為四時揉之為萬物變化無窮而生生不息此春為天地
之仁也其在人則公平樂易無一毫私意忿疾之累其積也和順其
發也榮華體之身而身安推之家而父子親以至處事應物無一
而不得其宜此仁為一身之春也昔朱光庭謂明道為春風其言
可詠也春哉仁哉淵乎其為德之至也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公之所
以有意也登是亭者毋徒取游觀之樂當求君子體仁之意尤當求
天地生物之心然後知亭之所以為春而能樂公之樂也客曰唯唯於是咸

係詩以詠之

陶隱文集序　京山李子安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詩書禮樂人之文也然天以氣地以形而人則以道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人文也得其道詩書禮樂之教明於天下順三光之行理萬物之宜文之盛至此極矣士生天地間鍾其秀氣發為文章或敭于天子之庭或仕于諸侯之國如尹吉甫在周賦穆如之雅史克在魯亦能陳無邪之頌至於春秋列國大夫朝聘往來能賦稱詩感物喻志若晉之叔向鄭之子產亦可尚已及漢盛時董仲舒賈誼之徒出對策獻書明天人之蘊論治安之要而枚乘相如遊於諸侯咸能振英摛藻吟詠性情以懿文德吾東方雖在海外世慕華風文學之儒前後相望在高句麗曰乙支文德在新羅曰崔致遠入本

國曰金侍中富軾李學士奎報其尤者也近世大儒有若鷄林益
齋李公始以古文之學倡焉韓山稼亭李公京山樵隱李公從而和
之今牧隱李先生早承家庭之訓北學中原得師友淵源之正窮性
命道德之說既東還延引諸生見而興起者烏川鄭公達可京山
李公子安潘陽朴公尚衷密陽朴公子虛永嘉金公敬之權公可遠
茂松尹公紹宗雖以余之不肖亦獲側於數君子之列子安氏精深
明快度越諸子其聞先生之說默識心通不煩再請至其所獨得超出
人意表博極群書一覽輒記所著述詩文若干篇本於詩之興比書
之典謨其和順之積榮華之發又皆自禮樂中來非深於道者能之
乎皇明受命帝有天下修德偃武文軌畢同其制禮作樂化成人

文以經緯天地此其時也王國事大之文大抵出子安氏天子嘉之曰
表辭誠切今茲修歲時之事渡遼瀋逕齊魯涉黃河之奔放入天
子之朝其所得於觀感者為如何哉嗚呼季札適魯觀周樂尚能知其
德之盛子安氏此行適當制作之盛際將有以發其所觀感者記切述
德為明雅頌以追于尹吉甫無愧矣子安氏歸也持以示余則當題
曰觀光集云 若齋遺藁序
道傳一日得亡友若齋遺藁若干卷且讀
因濡翰書其端曰此東國詩人金敬之所作也書未訖客詰之曰金先生
學術行義豈但詩人而止歟先生世族幼而聰敏既就學與圃隱鄭
公陶隱李公及故正言李順卿義愛尤篤朝夕講論切磋不少怠吾
東方義理之學盖由數公倡之也國家崇重正學更張儒制增廣

贊韓山李公主盟師席拔薦名儒為學官而先生以他官兼直講
諸生執經受學列于席前雖告休沐從而質問者相繼于家多
所進益先生學術之正為如何當甲寅乙卯之歲國家多故時相
用事先生上書力言得失不報竄竹州例徙居母鄉驪興郡自號驪
江漁父扁其所居堂曰六友以樂江山四時之景凡七年國家尚其風
義召拜諫官尋長于成均言責官守兩無所愧又以先生有專對才
行禮遼東都司適有朝命不許私交置先生雲南行至四川之瀘
州得病卒于旅次先生自始行至病卒間關萬里備嘗艱難畧
無顧慮自惜之意臨絕曰吾在家死兒女手誰肯知者今在萬里
外死於王事至使中國人知吾姓名可謂得死所矣無一言及家

事先生行義之高又為如何道傳攬涕而言曰子之言誠是也敬之
學術行義倫諸史牒播於人口矣待余言哉詩道之難言久矣自
雅頌廢騷人之怨誹興昭明之選行而其弊失於纖弱至唐拜律
作詩體遂大變李太白杜子美尤所卓然者也宋興真儒輩出其經
學道德追復三代至於聲詩唐律是襲則不可以近體而忽之也
然世之言詩者或得其聲而遺其味或有其意而無其辭果能發
於性情興物比類不戾詩人之旨者幾希在中國且然況在遐遠乎敬
之外祖及菴閔公善詞學尤長於唐律與益齋愚谷諸公相唱和敬之
朝夕侍側目濡耳染觀感開發而自得尤多道傳嘗見敬之之作詩
其思之也漠然無所營其得之也充然若自得其下筆也翩翩然如雲

行鳥逝其為詩也清新流麗殊類其為人敬之〻詩道可謂成
矣客曰然卒書以為序也經濟文鑑後序道傳嘗以暇日考究前代典籍
取其有關於治體者自宰相至守令其名位之沿革職任之得失
人物之賢否無不備載始自唐虞文籍之所起也迄于本朝耳目
之所逮也蓋君原首也宰相為君所居君之腹心也臺諫監司為
君糾察君之耳目也府衛之捍衛守令之承流宣化非君之爪牙
與手足乎人而廢其一體則非人也國而廢其一官則非國也古先
哲王廣求賢能之士布列中外亦欲修厥官而保其國也詩曰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先王保之此之謂也為宰相者有識然後能辨
事物之當否有德然後能得上下之心服而無所失至若臺諫監司

當重風彩而尚氣節風彩重則人敬氣節尚則人畏人知敬畏則
權奸之心沮而撓法亂政之萌絶矣得智勇忠義之士以充宿衛
禁衛尊嚴有以折奸雄之心杜覬覦之望得循良公正之士以爲守
令民庶蘇息有以遂相生之樂無流離愁嘆之聲矣然人才有昏
明强弱之不同世道有醇漓汚隆之或異故愚不肖者得廁於
其間而賢智者亦不得而展布職有所不修而曠官之嘆興矣且宰
相非其人當亟求賢者以置其位臺諫失其職亦當求能者以責其
職豈可以一人之故而輕輔相之權廢風紀之任哉若府衛若監司若
守令莫不皆然比之於人心之官則思耳司聞目司視心未得其思則
當治其心使之益以清明必得其思而後已耳有所未聞目有所未

見亦當治其耳目使之益以聰明必得其聞見之實而後已豈可以
未思之故而廢心之官未聞未見之故而廢耳目之聰明哉此又不可
不知也故從論之○送裴仲貢修撰史七長齊序○權近吾嘗觀魯論夫子之言吾猶及
史之闕文因為之說曰史必有文以記事而不可多文以失實也与其文
而失實寧再不文周之衰文過其實孔子傷之甚故於書芟其繁亂
直以一言斷一事書春秋史也更聖人所刪定筆削故為經焉左氏
羽翼聖筆而為傳惟不達於此故未免有浮誇之失司馬子長以疎
蕩奇氣發為雄深雅健之文故稱良史唯不法乎春秋故事多牴
牾是非頗謬君子恨焉二子尚爾況其他乎史之不貴乎多文也如此
然史公天下之是非垂萬世之勸戒也上而君相政理之得失下而民俗

習尚之美惡古今之治亂國家之興敗凡人事之巨細終始精微曲折遠
而至於天地日月風霆霜雹之變徵而及乎草木鳥獸羽毛鱗介之
異莫不隨事編書以信於後非文能之乎史之不可不文也又如此然
則如之何哉在明乎理而已理明則辭必約而盡文必直而實以之論
天下之事如權之稱輕重如度之量長短如燭之照如龜之卜是非不
差而勸戒明矣京山裴君仲貞在太学也業春秋講究筆削之意
甚精理燭然故甚於文辭蔚然也及捷大科館翰爲補史職以義理
之文衮鉞于策于茲有年矣今承曬史之命載筆而行薦紳先生
歌以贈之使余序余曰噫吾夫子脩春秋衰世之意也歷代之史亦可
以觀世變矣本朝有海東數百年初藏國史于伽倻之海印蓋慮

後世擾亂而墜失也伽耶在國最遠而險海印在伽耶最僻而深
阻坂國家雖有變而亂未嘗及焉祖宗之慮遠矣比者制倭失律
深寇州縣伽耶幾不守洪武己未秋輸其史于善之得益辛酉秋
踰嶺而北又輸于忠之開天今癸亥夏賊又逼忠之旁縣十月又自
開天移于竹之七長寺地之險遠不足恃而賊之敢深入乃若此嗚呼
可以觀世變矣余於此竊有感焉昔周衰而亂賊興孔子懼而修春
秋今之亂極矣時之變甚矣仲負之行吾知其必有特筆也仲負
之在太學余為祭酒今又同史職序之非義不辭因書前所得於魯
論者與夫有感於今日者以為序○鄭三峯道傳文集序
文在天地間與斯道相
消長道行於上文著於禮樂政教之間道明於下文寓於簡編筆削

之內故典謨誓命之文刪定贊修之書其載道一也周衰道隱
百家並起各以其術鳴而文始病漢之司馬遷楊雄之徒其言猶
未醇雅及佛氏入中國斯文益病魏晉以降蓁塞無聞至唐
韓子崇仁義闢異端以起八代之衰宋興程朱之書出然後道
學復明人知吾道之大異端之非開示後學昭晰萬世吁盛矣哉
吾東方雖在海外爰自箕子八條之教俗尚廉恥文物之懿人材
之作侔擬中華自是以來世崇文理設科取士一遵華制薰陶
化成垂數百年卿士大夫彬彬文學之徒吾家文正公始以朱子四
書建白刊行勸進後學其錫益廣李文忠公師事親炙以倡義
理之學為世儒宗稼亭樵隱諸公從而興起澹庵白公闢異端

尤力焉吾座主牧隱先生早承家訓得齒辟雍以極正大精微之
學旣還儒士皆宗之若圃隱鄭公陶隱李公三峯鄭公潘陽朴
公茂松尹公皆其升堂者也三峯與圃隱陶隱尤相親善講論
切磋益有所得常以訓後進闢異端爲己任其講詩書能以近言
形容至理學者一聞卽曉其義其闢異端能通其書先說其詳乃
斥其非聽者皆服是以執經從遊者塡溢門墻嘗從學而登顯
仕者比肩而立雖武夫俗士聞其講說亹亹不厭浮屠之徒亦有
遷而化者焉至於禮樂制度陰陽兵曆靡不精曉祖八陣而成
三十六變之譜約大一而作七十二局之圖能簡而盡世之名將術士皆
善之然此皆先生之餘事也先生節義甚高學術最精嘗以直

書忤宰相流南方者十年而其志不衰功利之徒異端之輩群欺
衆詆而其守益堅先生可謂信道篤而不惑者也先生著述有学者
指南圖若干篇義理之精瞭然在目能盡前賢所未發雜題若
干卷本於身心性命之德明於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日月微而鳥
獸草木理無不到言無不精王國辭命之文典雅得體古律之
作駸駸魏晉追盛唐而理趣出於雅頌質而理温而淡誠無愧乎
古人樂部小序刪繁亂削淫僻唯盛發性情之正是餘嗚呼先生
之文皆有補於名教非空言比也是其与道並流後世而不朽無疑矣
雖生下國不得施其文於皇朝盛世之典嘗奉使朝于京師浮遼海過
齊魯詩文之作皆為中國文士所嘉賞是能以文鳴於一方頌揚東

漸之化得東人歌於萬世與聖代治道之盛同垂罔極亦無疑矣近
雖不才幸得與從游之列以聞餘論又幸不鄙而命之序故敢引
於卷端已

心氣理三篇序

心氣理三篇者三峯先生所作也先生常以明道学
闢異端為己任其言曰人之生也受天地之理以為性而其所以成形者
氣也合理與氣純神明者心也儒主乎理而治心氣本其一而養其
二老主乎氣以養生為道釋主乎心以不動為宗各守其一而遺
其二者也老欲無為不計事之是非而皆去之惱勞其身以蔽其氣
也氣苟得養則精神凝定雖有所事而不害吾之生釋欲無念
不論念之善惡而皆遣之惱勞其神以動其心也心苟得定則體常
空寂雖有應變而不擾吾之中故其初也皆有所不為而其終也

皆無所不為也蓋當其有所不為也雖理之所當為者亦絶之當
其無所不為也雖理之所不當為者亦為之是二家之學不陷於枯槁
寂滅則必流於放肆縱恣其賊仁害義滅倫敗理得罪於聖門大
中之教則一也若吾儒道則不然天命之性渾然一理而萬善咸備君
子於此常存敬畏而必加省察萌於心者原於理則擴而充之生
於欲則遏而絶之動於氣者自反而直則勇往為之不直則惕然而
退養其心以存義理養其氣以配道義凡所思慮無非義理之當
然凡所動作自無非僻之得干其心之靈官乎事物之理其氣之
大塞乎天地之間皆以義理為之主而心與氣無聽命焉耳此儒
者之道具於人倫日用之常行於天下萬世而無弊先生常以語學

者也雖然義理之在人固為其大而心乃吾身之主氣亦吾身之所得
以生者不得不重之也彼老釋竊明心養氣之說誑誘愚俗故人
多樂聞而信從之惟〻知道者雖力言以闢之但斥其不合於吾道者
而已故聞者聞〻者猶未知其孰為得失也唯先生先明二氏之旨而後
折以吾道之正故聞者莫不昭然若發蒙異端之徒亦有從而化之
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名教者也於是又述其意作此三篇以示學者
其言心氣者皆用二氏之語以明其旨盡底其蘊奧而的言之且其
語意渾然不見其有斥之〻迹故雖使其徒觀之亦皆以為精切而
悅服之也及以理形之然後吾道異端之偏正不待辨說而自明彼雖
欲有言其將何以發哉此先生闢二氏固非泛然論列者比又非大儒羣

色莊口詆毁者之比也抑或人有徒見其不作也以為三教一致故先
生作此以明其道之同耳則非知言者也故愚不揆鄙拙略為註釋
又引其論以所聞於先生者明之耳云 柳巷先生韓文敬公脩文集序 近世名卿若柳
巷韓文敬公志行之高見識之明為一時士林之模楷而書法絶
倫為一世之所重也遇知玄陵久居喉舌秉謨啓沃裨益弘多及
待人接物必施以誠不妄毁譽所與從遊牧隱平齋諸公又皆搢
紳之選漸濡磨礱相觀而善亦可謂極矣公之典銓選也余以後進忝
為僚佐嘗一日同直闕下余方食觀書公笑曰我知君不主敬口有
食目有觀心主一乎余聞之悚然自後雖不能勉亦不敢忘公之一
言為吾終身之益凡公所以規正於人者皆此類也公於詩早有聲

爲益齋稼亭所稱賞晩乃益進謹守三尺有同之者必竭兩端
陶隱輩始得盛名旣有著述必詣公就正有所去取莫不忻然而
服充然而歸以余不敏往往亦幸得蒙不鄙而領之者矣公有四子
皆克肖相繼捷高科者三人箕裘相業福祿未艾由公敎誨之力也
嘗典貢擧所取多達官聞人世皆服其鑑裁之精嗚呼公言行才
識皆可爲士君子之師範詩特其緒餘爾晩年閒居又與牧隱同里
閈杖屨相邀吟哦往復二老風流高致讀其詩可以想見也柳巷
其里名因以自號平生著述自以不滿而不收捐館之後諸子裒集
逸稾得若干首眞所謂泰山之毫芒也然觀其簡潔沖澹高出
意表如聞玉聲淸越以長多乎哉不多也仲子政堂尙質與兄弟

謀將壽諸梓以余事公久托以序不獲辭為畧叙公言行大槩
以冠編首俾後之觀公詩者知其可法不但於詩而已

送祝少卿使還詩序

欽
惟皇上嗣大寶仁霈德洽四海悉臣而我朝鮮職貢益謹惟時北
藩梗化帝不忍討諭以文告尚執迷不即工帝若曰噫惟天惟祖宗遺
朕艱大綏靖萬邦其敢不事〻迺告于廟迺命武臣總師往征之且
戒之曰蠢茲北藩其桀驁者吾宗親也其脅服者吾良民也毋敢
疾攻毋虜多殺臨境示威以致來附而全安之於是智謀之將熊羆之
士受命駿奔駐師境上俟天休命期年于茲矣我國王初聞是舉
即獻良馬三千匹以助順帝用嘉之乃遣太僕少卿祝公副以禮
部主事陸公來錫賞賚王及宗戚陪臣各有差璽書褒美

以周有管蔡之亂而越裳氏重譯來貢並稱以示榮又有命曰
吾賞賚不純遍被一國也吾中國北無馬既為一家宜與互市其有
臣民願鬻馬者厚歸其資王與國人欽被詔命感激奮勵競出
所畜不數月間滿五千餘匹昔漢武帝興十萬之師歷三年之久
靡弊中國以伐大宛僅得善馬數十匹今天子懷綏之德我小邦
忠順之誠亦前史蓋亦鮮儷美矣視公以忠信之資宏博之
學奉使來宣每懷靡及日視毛物不或少懈驪黃一顧駑駿自
分其勤且敏如此舉止安詳辭語簡正目其貌耳其言者莫不服
老成君子之德間有所感攄寫吟嘯咳唾成章金石鏗然至其遊
戲毫素亦臻妙絕觀者又服其才之多能也適事甫已振策言邁

國人咸留之而不可得君述所懷綴為詩篇以為贐或曰海外陋邦
謏聞晩学詞語蕪拙雖披腹瀝膓吐出肺腑不足以形容祝公之
德之萬一況今聖朝群賢在位才俊彙進雅頌之作洋洋盈耳洽
音正聲以鳴一代之盛可謂極矣乃以瓦礫敢効金玉無乃貽雷門
布鼓之誚乎余曰無傷也春風之和而衆鳥以鳴不必朝陽之鳳也
秋氣之清而候蟲以吟不必豐山之鍾也帝德如天覆育四海化物
之被生息而形而儀之間者莫不得其平而鳴其和飛鳥遺於上
鳴鶴在於陰羽者振之服者動之鉅者其音雄而長微者其響纖
以促農擊于壤樵唱于林亦各其志也已庸何傷乎又況華陽歸
馬之後祝公懸車之年功成名遂而身退處於寛閑之野寂寞之

濵肩杖行吟僂極而坐臭息之餘或一寓目焉豈不有勝於是者之豈然乎應曰諾爰書以冠諸作之首。

送浦行人文奎使還詩序

余嘗觀易繫之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先儒之説以上衣下裳為法乾坤余則臆謂非唯衣裳有上下也章服等威尊卑異數截然而不可犯者是亦猶夫乾坤也上下安分整然無亂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昔聖神觀象作服自九章至 章以為五服列爵分土亦有五等視其德之大小而為位之高下以五等之服施于五等之爵位与德稱服与人宜是豈出於智巧之私哉惟以奉若乎天而已經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黃帝堯舜之時名分素定上下相安猶天道之賦与萬物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天下大治者也欽惟皇上

以黃帝堯舜之德而隆雍熙恭和之治輔相弼諧之列亦皆皐夔稷契之徒彌綸德化黼黻皇猷深仁厚澤衣被天下而我寡君忠順事上之誠綏惠撫民之仁視古諸侯無愧皇上嘉之特賜冕服九章秩比親王以視褒寵之異乃擇廷臣有文學明禮義行端而言溫有以布皇風而服人心者受勑以遣而鴻臚寺行人潘公景昭寔來王與國人欽承感激誓與子孫無替服命於是國之文士咸相謂曰九章之服天子所以錫勳戚顯諸侯備九命而位上公者也雖以中國侯伯之列固難得而受之今我寡君膺受茲命上古命德參典復行於今日盛朝展親之異數徧及於藩邦之王者皆千載之罕遇也而吾今日身親見之吁何幸哉舊肆姁婾發於謳謠不自知其

辭語之鄙拙以為潘公使還之贈使余序余惟章服之制尊卑定
位猶乾坤然固不可易也然泰之為卦乾下坤上二氣交感以成化育
之功是故上下之辨雖嚴而其情不可以不通嚴其分所以立其體通其
情所以行其用體立而禮作秩然有序而不亂用行而樂興懽然有恩
以相愛此聖人之經緯天地酬酢斯世必以禮樂而薰陶之由親而及
踈一視而同仁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今我皇上賜之冕服以
異其數比之宗親以厚其情既示乾坤定位之象又法乾坤交泰之
道挽回世道以興堯舜垂衣之治薰濟四海以行堯舜博施之仁
禮樂之興洋洋中溢外噫嘻盛哉士生斯世安於耕鑿以偏於比
屋可封之俗亦樂矣況以縫掖之秀登名縉紳之班遂膺使命來

播綸音通冠冕於萬里耀竹帛於無窮者乎潘公其亦榮矣哉
公之還也益殫赤心勉補袞職賁彰施而飾絺繡熿禮樂而昭文
章永使幅員之廣均被泰享之化是公所以自期而吾東人所望於
公者也○題三節堂詩後序

北庭偰氏知元季將亂挈家避地于海東封君食
祿終其身而子孫亦保其智之明如此有男四人伯氏位宰相屢奉使
上國應對辨敏每蒙 太祖高皇帝稱賞有功我國家卒謚文貞
公仲氏寬厚長者亦至樞相叔季皆有才名為達官余皆友善而
與文貞同升廊廟情意彌篤嘗道其先世三節堂事且誦諸公
賛詠之作余聞而敬慕之及觀圭齋歐陽公所撰偰氏家傳其記
三節詳矣都運為國討賊力窮不屈死且為神督戰現異為臣

也忠也夫人早寡守義峻節凜凜為婦之貞也總管十歲割股療母
為子之孝也一門之內三節克備子孫屢賴每設制科繼踵登第而學
士揭公之詩亦有三節堂前兩桂枝之句蓋榮之也吾東方故事一
家三子登科者稱為美事祿其母而賞之夫員與二弟聯登科
第積善之報信未艾也壬午夏其季典書公來余曰吾家三節堂諸
公巨筆遺失殆盡幸有數篇尚存恐遂湮沒編為一軸且欲丐言
於國之搢紳請從子始余諾而受之且以辭拙累月不克為公屢至
而色益恭余謝不敏乃告曰人之大倫天所敘也臣於其君婦於其
夫子於其父母各有其職處常而能盡其所當為遭變而不墜
其所自守二者兼盡為全其節也然自古以節稱者皆不於常而

必於憂盖屢常者人所同而盡憂者其所獨也故必待遇憂而特著其義表表不群然後可謂之節非其明於禮義不怵於利害其守固其氣定者不能矣故能盡臣子夫婦之道而以節稱者絶代而僅有也今公一門三節聯翩從書簡毋光耀同極宜其子孫振振播於華東世世濟美以承餘慶於無窮也已

三國史略序

惟我海東之有國也肇自檀君朝鮮時方鴻荒民俗淳朴箕子受封以行八條之教文物禮義之美實基於此衛滿竊據漢武窮兵自是而後或為四郡或為二府屢更兵燹載籍不傳良可惜也逮新羅氏與高句麗百濟鼎立各置國史掌記時事然而傳聞失真多涉荒怪錄其時事未克詳明且多雜以方言辭不能雅前朝文臣金富軾輯而修之為三

國史乃倣遷史國別爲書有本紀有列傳有志有表凡五十卷以一
歲而分紀以一事而再書方言俚語未能盡革筆削凡例未盡宜
簡秩繁多辭語重複覌者病其記此遺彼而難於參究也恭惟
我 主上殿下天縱聰明留神經史乃 命臣河崙李詹及臣等將三
國史就加檃括倣編年法合爲一書於是以新羅先起後滅故用其
年紀以表其首乃注中國紀元以明其統又以二國元年各注其下次
書時月以係其事先新羅而不以國爭以爲之主也次麗濟以所
起之先後也本之本紀參之列傳有綱以擧其要有目以盡其詳革
其鄙俚芟其繁蕪誅絶僭亂褒崇節義又以管見論其得失以
附其後勒成一書名曰東國史畧雖其筆力鄙拙無足可觀然玫

治之得失國祚之脩短可法可戒善惡俱存萬機之暇如賜覽觀其
於爲治之方庶有小補云○思門牧隱先生文集序有天地自然之理卽有天地自然
之文日月星辰得之以照臨風雨霜露得之以變化山河得之以流峙
草木得之以敷榮魚鳶得之以飛躍凡萬物之有聲而盈兩儀者莫
不各有自然之文焉其在人也大而禮樂刑政之懿小而威儀文辭之著
何莫非此理之發見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然因氣稟之所拘學問所之
造能保其全而不偏者鮮矣聖人猶天地也六籍所載其理之備其文
之雅蔑以加矣秦漢以前其氣渾然晉魏以降光岳氣分規模蕩盡
文與理固蓁塞也唐興文教大振作者繼起初各以奇偏僅能自名
逮至李杜韓柳然後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有所總萃宋之歐蘇六

張籍起追軼前光嗚呼盛哉吾東方牧隱先生質粹而氣清學博
而理明所存談契於至精所養能配於至大故其發而揩諸文辭者
優游而有餘渾厚而無涯其明昭乎日月其變騰乎風雨歸然而
峯乎山岳霈然而浩乎江河貴若草木之華動若威鳳魚之活冨若
萬物各得其自然之妙與夫禮樂刑政之大仁義道德之正亦皆粹然會
歸於其極曷非禀天地之精英窮聖賢之蘊奧騁歐蘇之軌轍升
韓柳之宮堂曷能臻於此哉自吾東方文學以來未有盛於先生者
也嗚呼至哉乙後序孝行條吾伯祖昌和公諱準號西山宗同府壽過六旬事
我曾祖菊齋文正公諱溥晨昏色養得其懽心又為倩公畵畫古人
二十四孝且請益齋為贊以獻之欲令文正玩樂於心以忘其老文正

得而悅之手自抄錄三十八事以附益之亦今益齋為賛此孝行錄所由作也惟我文正至為宰相事文清公諱胆克盡子職一歿後佐揔百官為國元老諸子若婿皆至達官有一家九封君之稱勳閥之盛榮養之備雖古罕儷而公常以勤儉自持富而好禮貴而好學諷詠之暇手不釋卷嘗註銀臺集二十卷又於八旬餘歲博考傳籍手自編摩以成此錄其勤翰墨老而不輟如此益齋之積貫明白簡切欲使人人皆得易知也昔孔子於孝經上自天子之貴下至庶人之賤始自髮膚之不傷終至宅兆之安厝靡不備筆而悉言之以訓萬世子事父母之道無餘蘊矣此錄之於貴賤終始倫理之常靡所不備又於人倫之變患難不測之事孝經

也所未及者亦無不載雖若過於聖人之中制者往往有之然於人子事親之誠必至於此然後斯爲極矣豈自料其過於禮哉且孔子編詩欲使學者興於詠歌而得其情性之正其修春秋以爲托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錄所載皆是古人行事之著明者也其贊亦可詠歌而興起者也苟以此書布之閭巷以教童蒙朝夕詠歌習熟見聞以興起其善心而感發其天性則人人可爲曾閔之行不謬於聖人作經垂訓之旨有補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矣其書雖小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豈可以其出於近代而忽之哉近觀此書每加敬慕者以吾祖父精力之所寓尤不敢不敬也永樂三年之夏近方在告得閱鷄林新刊之本字有差誤遂改正之因有感發不揆鄙

拙妄加註解於逐章之後者非後有所發明也但欲寓吾拳拳
敬慕之意云耳○朝鮮經國典序○鄭摠 六典之作尚矣若稽周禮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
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
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
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治則吏也教則禮也政則兵也事則工也自古
以來天下國家治亂興亡昭然可考其所以治且興者以明夫六典也且
所以亂且亡者以昧於六典也高麗之季政教陵夷紀綱頹敗所謂六
典者名存實無有志之士扼腕嘆息者久矣亂極復治理之必然惟我
殿下應天順人除殘去暴乃革舊弊一新教化以時考績黜陟幽明

而治典明矣輕徭薄賦休養生民而教典明矣車服有章上下有別則禮典可謂明矣克詰戎兵折衝禦侮則政典可謂明矣議刑得情民無寃抑刑典不可謂不明也允釐百工以熙庶績事典不可謂不明也於是判三司事奉化伯臣鄭道傳作爲一書名之曰經國典以獻 殿下虛心是悅付諸有司藏之金櫃爰命臣揔序其編端臣揔竊伏惟念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爲非明良相得有同魚水則何以臻此焉今我 殿下推赤心委任宰相而三司公以天人之學經濟之才贊襄丕基馳騁雄文克成大典非唯有補於 殿下乙夜之覽且爲子孫萬世之龜鑑也於戲其至矣乎若視爲文具則書自書人自人矣何益於治道哉子思之作中庸也論九經曰其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謂誠也

臣於是書亦以此言焉乙序乙未春啓御製刊行 古昔聖王好察邇言与人爲善者欲其廣聰明而達下情也陽村權先生之在京師也 太祖高皇帝優禮待之便隨班文淵閣与劉公三吾許公觀景公清張公信輩比肩以遊且使命題賦詩先之以本國興廢之由道塗經過之所次之以本國離合之勢山河之固与夫外國之隣吾境者而先生窮探宇宙辨析表裏且寓夫東人感化之意既成而獻之其精華炳蔚音響鏗鏘 帝覽之稱嘆又命之使遊於南北市來賓重譯鶴鳴醉仙諸樓觀之勝無不周覽因又命題賦詩然後 親製鴨綠古京遼左等三篇俾涉阜蹄奎壁昭回其同仁之化吹萬不同洪纖高下各得其所且天不遺物泛應曲當可見氣象從容誠意懇至樂与人爲善之意也臨

先生東還深感天睠之稠疊將以為子孫永世之寶敬書御製及應製
詩若干篇藏之帀衍每遇使者自中國至者悉出而求一言之惠淮安
陸伯瞻金陵端木孝思番陽祝孟獻俱有詩文皆佳作也一日 殿
下徵之觀覽既訖以為東人入天庭展布所學以見知於天下者絶無
而僅有矣況得蒙 御製之賜與日月爭光者乎宜畫所以不泯也遂命
知中事臣朴錫命下議政府板刊施行先生於是屬余為之序○蓮鍾
飲序所居瑞雲坊蓮葯既實戲以刀刮之視其房則或有如觚者或
有如鍾者可為飲器也於是去其房之凝藉者實酒其中而飲之
極醇釅芬芳而其色鮮澤也用連实隨其飲量之高下第其鍾之
大小爵擧而飲陶然而樂也碧筩飲尚矣其為擧手捻莖俯曲而

盞不似古人獻酬之禮吾聞古之飲者有揖讓以致禮者有盥洗以致潔者有拜伏以致敬者今觀蓮之低昂則不揖讓而禮不染則不盥洗而潔通直則不拜伏而敬況其形模悉類古之飲器也因作古人飲酒之禮誠合矣若彼有爲牛飲者爲巢飲者爲鼈飲者皆放於禮法之外者豈得与此同日語哉噫此固奇矣古人無先之者特其意料之未至耳自我而始夫豈徒哉

送日本天祐上人還歸序　鄭以吾

禪學之士往遊乎數千里游方訪道固其志也然時有治亂道有通塞亦冥行而蹐趨觸危而抵險坂終其身而志莫之遂者夫豈少哉幸今　殿下即祚文治興武偃修交隣以道四方無虞矣爲參訪者不亦樂乎己亥之夏日本國遣使来聘沙門祐

公随至盖欲托行事而實訪乎名山者也其為人也端潔有道
氣字畫詩律俱有可觀 殿下嘉其慕義納款 命有司館待既
隆及將還也祐上人進言於朝曰金剛山靈異之迹擅名於天下吾
禪而遊者以不到是山為嫌願留錫以觀之仍賦詩達其志使轉
告於吾君於是命禮官從其願留又特賜鞍馬而待之益隆其年
秋使乘傳以訪所謂金剛山極其遊觀之美隨遇隨記其為文無
慮萬言矣余借一讀之詞綵曄然溢目非禪寂者所能也留二載
又進言曰吾道雖曰辭親割愛然有老母而無他兄弟願得歸覲朝
之文士咸嘉其志皆詩之贈其行俾余題其卷首余之所学儒也道
不同安能言哉然竊聞之睦州陳公嘗編蒲屨以給其親慈明圓

公乃以白金遺若母後世稱唐宋諸師道行之著者必曰睦州慈明之二師豈外乎道哉抑所謂絶愛辭親一意於道者俗公之所以不歸也然而終有以報其親焉今上人既篤於其道又攻乎文藝嘗仕其國而為其君所器重至賜號文溪以寵異之則事親固不待於緇衲遺金而有足以滫瀡者無他日洞山之所以報其親者吾又望於文溪文溪其勉之哉○進讎校高麗史序○尹淮史法古矣自唐虞已然稽諸書可見也列國史官各記時事後之纂述者得有考焉若夫漢祖入關使蕭何收秦籍唐宗即祚命魏徵撰隋書鑑前代廢興之故為後王善惡之師所謂國可滅而史不可滅詎不信夫恭惟我 太祖開國之初即命奉化伯臣鄭道傳西原君臣鄭

摠修高麗國史於是採摭各朝實錄及文仁公閔漬綱目文忠公李齊賢史略文靖公李穡金鏡錄彙而輯之倣左氏編年之體三年而成爲卷三十有七顧其書頗有舛誤至於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僭擬往往有所追改者哉　主上殿下聰明好学留心典籍乃命右議政臣柳觀大提学臣卞季良重加讎校正其訛謬永樂二十年某月日臣觀上言前朝自太祖而下皆稱宗僭也然惠宗定宗皆廟號今新史改稱惠王定王以廟號爲謚號似失其真乞依實錄太祖稱神聖王惠宗稱義恭王定宗以下皆書本謚庶幾不誣事實是日臣淮入侍經筵面奉玉音若曰孔子之春秋則托南面之權成一王之法故吳楚僭王貶而書子賵葬成風王不稱天筆削予奪裁自聖

必今之秉筆者則既不能窺聖人筆削之旨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足以傳信於後世不必為前代之君欲掩其實雖有追改以喪其真也其改宗稱王可從實錄廟號謚號不沒其實比例所改以此為準臣等恭承 明命遂將元宗以上實錄比較新史如改宗為王節日為生日詔為教朕為予赦為宥太后曰太妃太子曰世子之類復從當時實錄舊文編摩既訖事迹粗完用奏睿鑑然勸懲斯在臣竊惟司馬子長負邁世之氣紬石室之文作史記百三十篇抑揚去取自成一家然必有褚少孫補其闕司馬貞救其訛而後其書乃備子長尚爾況其下者烏得無待於刊誤糾謬者歟作史之難也讎校之不可已也如此 殿下之慮深矣至於面命之辭出乎

宸衷之獨斷明白正大尋常淺見所可測其涯涘者謹拜手稽首筆之於書冠諸卷端以告後之君子覽者致詳焉。送西北面都巡問平壤尹趙公詩序。河崙 上之七年春方重外寄平原趙公受命將行朝之大夫士咸以詩餞屬余序余惟西北一道為國藩屏上以援中國下以禦外侮國家遣監司守令必重其選苟非文武全才威惠並至為衆所服者莫能當也稽之載籍則係箕子舊封之地九疇之化八條之教入人深歷千有餘年實為海以東風俗之權輿矣及其季為衛滿奪攘漢武遣兵逐滿置郡後為高朱蒙氏割據平壤乃其所都箕子之遺俗尚存昇平六百餘年及其衰蓋蘇文作亂逆以召隋唐之兵蓋蘇文死二子爭權國隨以滅厥後為王氏太祖所屏屢幸西都

以安反側然自蘇文人之好亂者不絶至仁王時則有柳昱淨心者高王時則有崔光秀趙延承綏者元王時則有元振崔怛者皆謀逆作亂煩兵乃平終王氏之季為監司為守令者莫能以治東南方者治之專務姑息識者莫不為之嘆也至國朝南北一視恩威并行向之莫能治者已為可治者矣遂革土人之主兵者使守令帶團練之職土人服追逐之事監司摠其裁張之權輕重之體得其宜矣民之悦之者至有如解倒懸者矣然而風俗尚未醇賦役尚未均流亡尚未息學校尚未周經界尚未正户口籍尚未明此在監司守令之盡心与居耳惟公禀資清明識見高邁早知天命之所在從 上潛邸歸心獻討蔚為開國元勳歷官中外皆有聲績再當危急

之際贊襄定社佐命之功常以國體安危爲己任今玆受命專制一方余知公之至也必能宣上德威修明教化守其所已成而勉其所未盡務回箕子之遺風滌去蘇文之舊染薰陶德性以成禮俗家有入孝出悌之行人知親上死長之義則軍民之任庶乎兩得之矣若夫餘閒暇日登浮碧樓以望山川之勝泛大同船以興其風詠之懷此則縱欲與之同而不可得也悵悵得佳句幸書而寄之以慰臨老之別相望意也。

遁村先生雜詩序

昔余始見遁村先生于圃隱先生之小軒新脫逆旽之禍來自南方其貌莊而毅其氣充然而秀其語琅然而確以暢余心奇之再見于牧隱先生之草廠先生敬相待移日余聞其餘論從而陶隱遨牧隱圃隱而先生及遁村設小酌置盃梅于

前作梅花聯句余亦沾茶席未聞其警句後余移家硯井洞去
遁村龍首山下之草亭不數里贈余菊花詩一篇余謹和之因幸
遂相從之願未幾遁村病而卒厥後十餘年間圃隱陶隱相繼
淪沒而牧隱先生亦且乘化矣獨余幸存至今每念相從之樂恍然
如夢中事嗚呼可勝悲哉三隱詩文皆行于世而遁村獨無之余
竊怪焉今其子刑書參議之直奉其遺藁來示余曰吾先子欲
施所學而官不克達欲行所志而壽不克永不肖孤所以有終天之
慟也嘗聞立揚顯親孝之終也不肖孤安敢忽哉切欲刊此數百篇
以傳諸後使後之尚論之士知吾先子之名請子幸序其卷端
余聞而益悲之讀其詩竟日所謂充然而秀琅然而確以暢者

志著于聲律之間古人云詩不可以偽為豈虛言哉遁村有三子俱登科以文行著名參議其長也奉〻以顯父美傳父名為念其志亦可尚已○○（圃隱集序 權採）文以載道故詩書禮樂威儀文辭皆至道之所寓也三代以上文與道為一三代以下文與道為二蓋詩三百篇以思無邪之一言夫子文章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而文與道初無二致也漢魏以降以文鳴於世者若王徐阮劉曹鮑沈謝下逮唐宋劉柳蘇黃之輩代各有人然不過風雲月露模寫物狀併儷治飾之工耳其於道也槩乎其未有聞也故其文章雖或可取責考其行皆無足論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而文與道始歧而為二矣吾東方禮樂文物侔

擬中華文學之儒無代無之然其才德俱優名實相孚者有幾人歟烏川圃隱鄭文忠公生於高麗之季天資粹美學問精深其為學也以默識心融為要以踐履躬行為本性理之學倡導東方一時名賢咸推服焉如牧隱稱其講學曰横說竪說無非當理陶隱論其人品每稱達可之卓越則先生之學之才可知矣其行事之跡則當中原革命之初國步多難之時西朝京師東使日本事不避難憂國忘家切到卓然貽惠東民者皆可考已及當麗運將終天佑聖德之時以一身獨任五百年之宗社終蹈白刃以全大節凜然忠義之氣與烈日爭光真所謂社稷之臣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

也有所為者也先生始終大致如此可見所造之深所守之確而仰
不愧天俯不怍也由其存於中者如此故發而為文章者雄深而雅
健渾厚而和平愛君許國之意溢於言詞之表其有關於人倫
世敎為甚大豈止辭語之精聲律之工而已哉可謂有德有言名
与實之相孚文与道之兼備矣我朝受命 太宗大王嘉其節義
特加封贈錄其子孫我 主上殿下旣嘗命作畫贊列於忠臣之
傳其子臣宗誠編集遺藁以進又命臣序其篇端所以褒崇嘉
尚之者至矣盡矣先生之節因我朝而益高 聖朝之德因先生而益
大扶植萬世綱常之道以勵士風之機實關於此然則是集之傳
於世者夫豈小補哉 乙 三綱行實畫序 天下之達道五而三綱居其首實經綸

之大法萬化之本源也若稽諸古帝舜慎徽五典成湯肇修人紀
周家重民五教而賓興三物帝王為治之先務可知也已宣德辛
亥夏我 主上殿下命近臣若曰三代之治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世
教化陵夷百姓不親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率皆昧於所性而
常失於薄間有卓行高節不為習俗所移而聳人觀聽者亦多
余欲使取其特異者作為圖贊頒諸中外庶幾愚夫愚婦皆得
易以觀感而興起則亦化民成俗之一道也乃命集賢殿副提學臣
偰循掌編摩之事於是自中國以至我東方古今書傳所載靡
不蒐閱得孝子忠臣烈女之卓然可述者各百有十人圖形於前
紀實於後而并系以詩孝子則謹錄 太宗文皇帝所賜孝順事

實之詩兼取臣高祖臣濬所撰孝行錄中名儒李齊賢之贊
其餘則令輔臣分撰忠臣烈女之詩亦令文臣分製編訖賜名三
綱行實爰令鑄字所鋟梓永傳爰命臣採序其卷端臣採
竊惟君親夫婦之倫忠孝節義之道是乃降衷秉彝人人所同
窮天地之始而俱生極天地之終而罔墜不以堯舜之仁而有餘不以
桀紂之暴而不足然先王之時五典克從民用和睦而比屋可封三
代以後治日常少而亂賊之徒接踵於世者良由君上導養之
如何耳今我 主上殿下以神聖之資盡君師之道回成治定萬目
畢張而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道為本凡有關於名教者無不講
究商確著為彝典所以化民於躬行心得之餘者既極其至猶

慮興起之方有所未盡乃為此書廣布民間使無賢愚貴賤孩童婦女皆有以樂觀而習聞披玩其圖以想形容諷詠其詩以體情性莫不歆羨嘆慕勸勉激勵以感發其同然之善心而盡其職分之當為矣蓋與帝王敦典敷教之義同一揆而條理有加密焉由是民風丕變治道益隆家盡孝順之子國皆忠藎之臣南陵白華之什漢廣汝墳之詩將繼作於委巷之間王化之美當無讓於二南而王業之固實永傳於萬世後之君子益體 宸衷服膺敬守於無窮豈不韙哉○日本國使岭上人枕泉山卷詩序 日本氏國於扶桑之域政以簡民淳其俗多尚浮屠茶旆之人因奉使而遊列國者前後相望唐宋以來有若炯然寂照及棠睿之徒是已我 殿下即位之初有倪

上人祐文渓之徒継踵而来亦皆韻釋也今齡上人亦因求法自歳
壬寅至乙巳四年之中奉使於我國者三矣 殿下嘉其義命假
司邦労館穀加等焉上人年芳而学碩神清而形臞粲〻清立
望之如出壑之氷盛之玉壺也一日以其所扁松泉出請於播紳先生
曰歳在壬寅特蒙篆書之賜余固珍藏願贈一言以終惠焉於是
朝中文士咸詩之矣而俾余序余惟人所好各從其類淵明之愛
菊以其隠逸素邪之愛楊以有五利其他王徽之竹遠公之蓮皆
有所好今上人以松泉自扁果何所取歟以吾儒之説言之聖人於
松有歳寒後彫之語於泉有不捨晝夜之嘆未識上人所取亦
從是居亦以清浄寂滅之道有感於其類而愛之乎想夫千巖

萬壑一間蘭若松風洒面泉水澄心頓除熱惱一段淸凉之境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焉觀其蒼々楨幹傲雪凌霜貫四時閱千歲不改柯易葉則有如上人得堅固力金剛不壞之節矣洽々活水涯丞含雲根一派達千里無滯形局迹則有如上人洞開眞源浩入聖海之妙矣上人之所取其在是歟余觀上人奉使我國辭命之不差聘享之有儀周旋升降皆中法度眞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將以我國家禮樂文物之盛交隣懷遠之道達之於其國使兩國之間相好息民之機至于千萬世而不替也無疑矣